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咸豐九年己未四月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甯河埭境內之北塘營。額兵本祇五百餘名。節次調赴南省征勦。僅賸三百餘名。殊形單弱。北塘大沽兩海口相距祇三十餘里。備防同一緊要。該處除舊有礮臺外。才僧格林沁前經奏明添築礮臺。不日即可工竣。亦應撥兵守護。才等公同商議。擬將停赴大名之提標兵五百名。調至北塘。派委得力之員管帶。分守礮臺。歸於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統帶。至停調之督標兵五百名。撤回歸伍後。仍由才恆福嚴飭中

軍副將逐日操練聽候備調

硃批均照所議辦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探聞吳喆剛公使噶嚕斯約計四月初間可以抵粵有先到上海之意屆時臣何桂清應與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會議臬司薛煥熟悉情形係上年與議之人自應仍資熟手藩司王有齡雖素未經理此事上年經桂良等札調赴滬現在亦應飭令同往查薛煥於上年十二月間交卸蘇松太道篆務隨同專辦稅則自桂良等到省即將交代事件料理明白亦已回蘇應即飭赴臬司本任以專責成將來與王有齡同赴

上海係現任兩司大員。體制較崇。呼應亦靈。實與稅則事
宜有裨。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恆福。奏。僕夷船駛至。即當恪遵。

聖諭。派委幹員往詢。令其等候上海來信。設使夷船蜂擁駛入。只
可相機辦理。不敢輕舉肇釁。該夷如必須進京。且換和約。
前經奴才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令其由北塘登岸。由陸路至津。再由水路赴通進京。惟北塘

距攔江沙甚近。海口亦寬。潮旺之時。夷船易於駛入。現在該處安礮屯兵。夷酋進京之後。其在船夷眾。無人約束。竊恐未必安靜。儻或上岸閒遊。甚或滋擾營盤。不可不防其漸。彼時如任其妄為。則有關

國體。而彈壓阻擋。又恐片啟弊端。

奴才僧格林沁

奴才西凌阿先

已悉心商酌。擬在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兩岸另建立營壘。趕緊修築礮臺。一俟工竣。即將北塘安設礮位。移往。並將現紮北塘之兵。移紮該處。嚴密防守。以備不虞。其北塘礮臺營壘內。即可安設埋伏。奴才恆福於三十日。由北塘前赴營城。與奴才西凌阿會同察看地勢。頗極扼要。防守

甚為得力。所需修工經費。努僧格林沁前經劄調東路同知李朝儀前往北塘蘆臺。剴切勸諭。茲據該丞稟報商民尚為踴躍。情願豫先交出釐捐銀一萬兩。以佐鉅工等情。奴才等擬速派委員。即日興修。所需銀兩。即由此項捐款內先行動用。即責成該丞收發照料。

硃批。即照所擬辦理。

丙午。軍機處為咨行事。上年貴國遣使來津。欲換天津原立和約。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現在既經該大臣等議定。互換。我兩國即應遵守。永敦和好。為此

咨行。

庚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探得噶
哈喇公使噶魯斯。於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香港。恐日內來
至上海。桂良等。於初一日。初二等日。分起赴滬。囑臣亦即前
往。臣自願欽遵前奉

諭旨。與桂良等同往上海。會同商辦。

硃批。知道了。

壬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由俄囉斯送
到咨文。聲稱。丕業羅幅斯奇之父病故。改派伊克那提業

幅進京更換。並有公文一件。遣使進京面交等語。當即面詢該瑪雨爾。既欲復行遣使進京。有何要件。據瑪雨爾述稱。此件公文。係到京後面交之件。且有口傳之事。復有送交大學士文一件等語。應照新章沿途護送外。至文內並稱。木哩斐岳幅率兵由黑龍江赴朝鮮東界雅阜尼國。便中將礮位運赴京城。換回丕業羅幅斯奇。其火槍一萬桿。應由何處運送。並聞唵咻二表。亦欲進京。此項槍礮。足資捍衛。當即曉諭該瑪雨爾。外國遣使。均應請示大部。部覆未到以前。自應駐候。即將斤駁咨文。交瑪雨爾帶回。伏思俄囉斯遣使進京。若只用庫倫斤駁。難保不另生枝節。可

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庫倫亦一體咨駁。抑或更當如何處置。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俄使回國。護送官員。沿途苦累。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在案。茲據俄羅斯文稱。已將該夷使申飭矣。惟查俄夷性情詭詐。嗣後該國如有緊要事件。遣人進京。自應先期聲明。該夷使不得晝夜遑行。務須日行三四站。所有情節。可否由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庶可免其任性妄為。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囉斯改派使臣進京。一摺。覽奏均悉。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津。與俄使普提雅廷議。

定和約十二條。復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該夷使。當面妥辦。互相交換矣。惟和約內載。有由天津海口行走一語。俄國所送槍礮。如由天津海口前來。自應令其行走。務在海口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備辦沙船。接收運送進京。其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因事回國。欲派伊克那提業幅來京一節。現既互換和約。自難阻止。至所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之處。不過徒延時日。轉不如該大臣行文之為便也。該大臣即將由天津海口行走。及由恰克圖進京驛站章程。均著酌量咨行。毋庸由理藩院行文。其原定和約十二條。鈔給德勒克多爾濟等閱看。此內如有應辦事件。該大臣即著照辦。餘照所奏。

諭前有旨。令德勃克多爾濟。俟俄羅斯國呈遞烏槍一萬桿。礮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茲據德勃克多爾濟奏。該夷堅欲由海船行走等語。現在和約已換。業經准其由海口進京。此項槍礮。將來送至海口。著僧格林沁。恒福。達派明幹員弁。前往晚諭。令該夷船停泊。攔江沙外。毋須前進。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運送到津。於明示體恤之中。仍暗寓隄防之意。諒該大臣等。必能慎重妥辦也。

丙辰。直隸總督恆福奏。刻下糧臺軍餉。僅餘數萬。一經動支。便無存款。設遇海防緊急。何以支持。雖江蘇有協濟銀

二十萬兩。尚未據報起解日期。以自蘇至津道路計之。約須四十餘日。方能解到。實有緩不濟急之勢。因思山西有現存之項。如能迅速撥解。程途較近。計日可到。庶用項不致貽誤。臣與司道等斟酌再三。擬於前請山陝餉銀二十萬之數。減半先行請撥。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海防需餉緊要。飭下山西撫臣英桂。迅於司庫分撥銀十萬兩。委員起即解津。以應急需。而重防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奏。防務緊要。江蘇協濟之款。尚未據報起解日期。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請仍於山西籌撥餉銀。以濟要需等語。現在天津海防。需用孔亟。該督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著英

桂即於藩庫撥銀十萬兩。派委妥員。迅速解津。是為至要。

恆福又奏。天津現辦海防。其北塘營城等處。均為通永鎮標所屬。彈壓巡防。皆關緊要。所有通州協副將一缺。上年十月。經前督臣慶祺奏准。以現在江北軍營之大沽協副將魁霖調補。臣到任後。查海口防所將領無多。不敷調遣。該副將帶隊勇往。諳練操防。素為臣所深悉。現在江北各軍統歸

欽差大臣和春節制。其營中戰將。不乏人才。即少此一員。亦不至不敷攻勦。現在海防喫緊。以本省實缺將領。辦理本省防務。於整頓戎行。不無裨益。相應請

旨飭下和春轉飭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迅速來津聽候差委以資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請調副將來津差委等語。天津現辦海防差委需人。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現在江北軍營。著和春即飭該員迅速前赴天津聽候。恆福調遣毋稍遲誤。

恆福又奏竊查歷屆軍營糧臺辦理支銷均應先期奏明事竣造報。茲據辦理天津糧臺天津道孫治候補道春保會詳稱天津海口善辦防堵。奉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派委各員修築礮臺營壘製造鐵鍊鐵錨炸礮水雷火船水龍以及添製礮位採買木植碾造火

樂等項。應需銀兩。即經遵札在於軍需項下。照數發給承辦之員。領回支用。報由大營驗收。糧臺無從稽覈。應請歸於承辦各員自行造冊報銷等情。臣查此次籌辦海防。承修一切工程。製造各項軍械。有係委員領銀承辦。報明大營驗收者。該道等所稱。糧臺無從稽覈。固係實在情形。惟糧臺為軍需總匯。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尤應力求覈實。所有撥發過工程軍械銀兩。應由糧臺先將承辦銜名。領銀數目。分晰繕具清單報部。一面飭知承辦之員。安速辦理。俟事竣撤防。據實造冊報銷。仍歸糧臺彙總覈轉。如有經部駁飭冊造與例不符者。惟承辦各員是問。庶足以昭覈

實而清款目。其由糧臺承辦之軍火器械帳房以及支放官兵口糧馬乾等項。仍由該道達報。以專責成。

硃批。依議覈實辦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四月十三日。

接奉四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囉斯國呈進烏槍一萬桿。覈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前奉寄

諭。嘆夷派出火輪船八隻。為護送噶爾赴津之用等因。奴才等伏思

嘆夷既為換約而來。何須如許兵船。已屬堪疑。今俄夷進呈軍械。復堅欲海運來津。尤覺可慮。難保無夷人暗有密

約先後俱到。使我難於辨認。另蓄詭謀情事。奴才等惟有懍
遵。

聖訓隨時相機慎重妥辦。斷不敢稍涉大意。至運送軍器船隻抵
津。應交何處收存。該國必有護送之費。應否令其進京。等
等不敢專擅。僭蒙

准其進京。擬請由北塘進口。伏乞

訓示遵行。再續調吉林黑龍江官兵。等僧格林沁已接到頭起進
關文報。並請

飭下武備院。將前經奏准製造馬槍弓箭撒袋。趕緊造齊。隨時解
赴海口。以濟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兵運送軍器船隻抵津。應交何處。護送之費。應否進京。請旨遵行等語。俄囉斯國運送槍礮。如果船隻到津。該大臣等仍遵前旨。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進口。其槍礮。應交何處。及護送之費。應否進京。屆時奏明。請旨。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陸續進關。已飭武備院。將製造鳥槍弓箭等件。趕緊造齊。解赴海口。應用。恆福奏請飭山西撥銀十萬兩。並調魁霖赴津。各摺片。本日已諭知。和春英桂。遵照辦理矣。

又

諭。所有前諭製備弓箭。撒袋。鳥槍。著即趕緊製造。隨時解赴天津。

海口。交僧格林沁應用。

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向來與該夷議事。有必須委員傳說者。有必須當面議定者。蓋該夷酋等夜即自大。必待臣等當面而後議事。若專派委員前往。在彼或拒而不見。或言而不信。情殊可惡。所有奉

命挽回四事。惟駐京一節。現已言明不住。至另擇別地居住。該夷並未指明何處。去年倭酋未入長江之先。有在南京。或在漢口之意。然亦未曾明言。臣等當時所以未與明議者。恐

一經敲實。則該酋必立時指定一處。不如姑且聽之。俟其開口。再與商議。較為活動。直隸為畿輔重地。斷不能准其居住。臣桂良花沙納。上年在天津時。不肯允該夷在津設立馬頭者。正是此意。僅此時該夷指出直隸地方。臣等決不能。惟該夷前來照會。有或照定次。或因有事進京之說。誠恐將來不能斷其絕不一往。至長駐一層。已無可慮。至於內江設立馬頭。該酋初意甚為急切。及至親赴漢口。目睹情形。殆因所見不如所聞。似有廢然思返之意。然欲就此阻其不往。則彼必去志復堅。據臣等愚見。淮鹽一項。既經歸入違禁貨物。不准販運。該夷之於長江。似無大利。

可圖。今既不遽前往。且聞其並未派有領事。此時若與力爭。非但不能挽回。適以堅其必往之念。不如留俟軍務完竣再議。其時長江肅清。似覺較易為力。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嘆佛咪三夷均已議明。非體面人。不准前往。且必給與執照。隨地皆可查驗。奸宄無從混迹。該夷等均不肯明去。此條祇好再為婉商。廣東還城之事。因賠償未經說定。是以未有准期。頓首初云。俟長江回滬再議。及至內江回後。正欲與言。又因廣東事發。藉口而去。終未能得啟齒。今頓首既已回國。俟嗜好至滬後。再與商量。所有四事。均當遵旨設法挽回。斷不敢稍遺餘力。能辦到如何分際。惟有據實直陳。

將來各事議有成說。必當設法立一專條。以為憑據。各事議定之後。僕該夷等聽從勸諭。肯在上海換約。臣等再行奏懇。

聖恩。請將前後條約

發下。即在上海互換。設該夷必欲前赴天津。萬難挽留。臣等即當帶同隨委各員。迅速馳驛回京。請

旨。遵辦。以免遲誤。此時該酋等尚未抵滬。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惟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告以爾酋前次在滬。曾有照會。留臣等在南省候。俟伊回來議事。該酋等惟當靜候。臣等回至天津。再與

滿辦一切。庶各夷不致別有他說。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喫首嗜嗜。已於三月二十四日。行抵香港。日內尚無到滬信息。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請飭直隸總督。各以頌嘯。在上海。曾有照會。留桂良等。在南等候。俟伊回來議事。此時改換嗜首前來。自當靜候。桂良等。回至天津。再與商辦一切。庶使各夷不至別有他說等語。著僧格林沁。恆福。如果喫國嗜首到津。即派幹員。照此曉諭。令其擱江沙外靜候。一切仍遵疊次諭旨。密為防範可也。

己未。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十二

日午刻。瞭望海門外。見有二桅異樣小船一隻。行至西弓
彎停泊。有王姓黃姓二人。來坐脚船登岸。向舖戶講究買
易。王姓係崇明人。每年隨沙船來。與營口舖戶認識。黃姓
係廣東人。隨派兵役。駕駛杉板。赴西弓彎詳查。其船形頭
尖腹寬。船幫船面均油漆紅色。約裝糧二百餘石。該船戶
不容兵役等上船查驗。復派鄉保協同舖戶詳細盤問。據
該船夥王姓聲稱。係上海廣隆號撥貨杉板小船。船名陳
昌泰。由廣東排造。黃姓雇伊船裝載大呢。洋布。洋藥。來營
口售賣。船上共十四人。內有廣東人。上海人。還有夷人二
名。係山東煙臺賣貨夷船工人。跟來營口詢聽買賣。追驗

船票言在船上。明日呈驗。又言貨不合行。仍欲轉口去賣。細詢廣東上海各鋪商。均稱委係伊處撥貨杉板小船等情。努景霖當即飭令牛莊防守尉毓昌。知縣張鼎鏞會同吏部郎中陳鍾芳。刻即馳赴沒溝營海口。詳加查看。相機開導。俟該員等查明情形。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增慶等又奏。努等督修田莊臺兩岸設防工程。所有孫家窪營盤二處。周圍圍堤。全經築就。四面環牆亦已做成。滾溝漸次挑完。前面牆子及礮門槍眼。不日即可告竣。礮臺三座。現高丈餘。昨已立橋。尚須加高封頂。其對岸營盤礮

臺已於本月初六日開工。地基現已築成。擬即併工營造。惟兩岸兵房礮臺。尚未修起。由津運來大礮八尊。升臺尚需時日。擬暫行設法隱伏。以昭慎重。並飭田莊臺設防官兵。添派兵丁。嚴加防護。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副都統當設法阻止。並令將通商未定三條。迅即傳知該酋。趕緊妥議回覆。查夷船自咸豐四年五月間。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嗣於上年親往黑龍江城。與木哩斐岳幅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訂以

黑龍江准許我國及俄夷行走。已將暫為羈縻。密陳在案。竊維自咸豐四年起。至今五載。往返經過。積慣相沿。上年四月開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准其由黑龍江行走。積重難返。無可如何。且因餉乏兵單。軍械不足。不得不從權辦理。連年南省調遣頻仍。餉欠兵少。若再行拒絕。其患不可勝言。况夷酋因此轉得藉口。將來一水之通。擾害何所底止。全局所關。再四思維。實無把握。從長計議。礙難十分拒絕不從。只可囑其安靜行走。免開蒙端。方可暫緩目前之急。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景瀄同看。問伊拒絕有何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烏蘇哩江等處距興安嶺遙遠。並不與俄國連界。諭知奕山。飭令吉拉明阿。如遇夷船下駛。設法阻止。本日據奕山等奏。俄夷船隻。於黑龍江往來。已成習慣。若遽行拒絕。恐該夷有所藉口等語。黑龍江左岸地方。既經奕山借與該夷居駐。其船隻往來於黑龍江松花江中。自難再行拒絕。至綏芬河烏蘇哩江兩處。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內。若聽其紛紛駛往。勢將何所底止。奕山並不體會前次諭旨。遽以難於拒絕等詞覆奏。殊涉蒙混。著奕山仍遵前諭。嚴飭吉拉明阿。曉諭該夷。除由黑龍江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口外。餘如綏芬烏蘇哩江。及三姓等處。該夷船隻。均不得擅自駛往。務當實力勸阻。毋許意。

存推諉。並著特普欽。派委委員。於黑龍江交界地方。嚴密偵探。設有俄夷船隻駛至。即行正言拒絕。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無可查看。阻其下駛。毋得任令肆行無忌。侵占地方。

癸亥。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奏。沒溝營見有二桅異樣小商船一隻。共載十四人。內有夷人二名。查詢得該船原係廣東人。與夷人在廣東合夥開設寶順號。後又在上海開設廣隆號。此船係其夥同自置。船上所載十四人。甯波人五名。廣東上海人五名。其王姓名王擇愛。係崇明縣人。黃

姓名黃安閣。係廣東香山縣人。至夷人二名。係紅毛國人。氏一名也。年二十六歲。一名士麻。年二十八歲。船載洋藥十五箱。洋布十捆。洋呢六十板。來此營口。詢聽市價。意欲會賣貨物。因該地方鋪商。向其明白告知。沒講營貿易。向係以貨換貨。現銀稀少。無力接買。該船王擇愛聲稱。此處既不能銷貨。一俟順風。即行出口。於十六日申刻。揚帆出口。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玉奎照事。前於三月初五日。由理藩院。行知貴國薩納特衙門文書一件。為貴國人

有在吉林三姓地方滋擾生事。恐因此致傷和誼。故特行
知貴國查明。乃今貴使臣。由禮部將理藩院所行文書
送回。如此行爲。兩國之情不能相通。必致誤事。况三月初
五日。尚未互換和約。自應照舊辦理。並無不合。何以送還。
貴國來文。我國從未有送還之事。至文書內有筆誤之字。
係屬無意。彼此和好。此等小節。可毋庸議。惟三月中。我國
由理藩院所行之文書。實係要事。雖已退還。今仍須行知
貴國。應交貴國何處衙門。即刻答覆。以便交貴使臣。加添
俄囉斯文轉行。使兩國之情。得以相通。不至誤事。至文內
所稱將來不論何事。預先行知。

特派大臣補等語。我國自有定章。應行告知者。方可告知。不應行告知者。不能告知伊等。至貴使臣不行來八條。今遂致獲知。開列於後。

第一條。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至今相安已百數十年。乃近年貴國有人在黑龍江附近海岸。闖吞屯等處居住。該將軍念兩國和好之誼。不加驅逐。暫准居住空曠之地。已屬格外通情。今聞欲往吉林地界。該處距興安嶺甚遠。並不與貴國毘連。又非通商之處。斷不可前往。致傷和好。黑龍江交界之事。應由我國黑龍江將軍斟酌辦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

第二條。恰克圖或別處派大臣專辦各事。詳立則例等語。
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恰克圖。均有辦事之人。毋庸更改
舊制。

第三條。伊犁。塔爾巴哈台等處立界等語。該兩處均有向
來定界。應毋庸議。

第四條。陸路貿易一事。現惟恰克圖等處本有貿易。其他
陸路應毋庸議。至中國人並無欲在貴國內地。運物蓋房
買地之事。貴國亦應照定例。在恰克圖等處貿易。不得在
別處陸路貿易。

第五條。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今已通商。其喀什噶爾齊

齊哈爾張家口均係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應照和約辦理。至欲授執事官一事。亦毋庸議。

第六條由驛送信一節。現已屢次往來派官護送。並無遲誤。既在天津條約之內。以後自應覈辦。

第七條從前歷次所立和約。現應履行覈修為要等語。今和約已經互換。如欲覈修。應照康熙年間所定。以興安嶺為分界。不准互相侵占。

第八條遣使往貴國一節。和約中所不載。未便議及。以上八條均由

欽派大臣補曾向貴使臣當面逐款說過。應照此覆文辦理可也。

再聞木哩斐岳幅。咨行理藩院。清文內稱。由海至烏蘇哩。江昆連地方等語。烏蘇哩等處。據吉林將軍奏。係距興安嶺甚遠。不與貴國昆連。無可查辦地界。應由貴使臣轉行知照木哩斐岳幅可也。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著吉林將軍特善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船廠副都統祿權奏。據烏蘇哩口防禦托克托布報稱。密河卡兵。探得俄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博力地方。添建房十一所。古克達蘇蘇建房一所。圍勒密添建房八所。烏蘇哩迪東抓吉地方。添建房十四所。內有六處未完。又從抓吉向上展占二十里。在青牛達地方。現

建房四處。牧放牛馬。由青牛連向上三十里。至索奇地方。建房二所。由索奇向上約距三十里之遙。海青魚廠地方。又建房一所。以上展占蓋房。皆隸烏蘇哩河迤東石岸。該防禦當向該處夷目開導。烏蘇哩向上一帶。均係我國採捕獲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許之例。近來一味向內侵占。殊非和好之道。當遵前約。不可狡執展占。該夷人概皆推諉。係遵木哩雙岳幅之命。我等不能專主。托克托魯見該酋面形愠怒。又恐致啓釁端。是以將不遵開導情形聲明等因。呈報前來。查夷人任意展占地方。蓋房牧牲。既經開導。怒形於色。是其形蹤愈熾。羈縻愈難。

奕山等又奏。據烏蘇哩口卡員托克托布報稱。圖勒密哲
居夷官奇薩羅幅帶同石沙木勒幅等到卡聲稱。伊等奉
木哩斐岳幅之命。派往烏蘇哩河源興開湖等處分界。曾
向江城具文商妥。我等先來烏蘇哩口等候冰泮。江通會
勘。諒必先有文書前來。開江後。爾國仍派員同往會勘。抑
或我等自行去占等語。托克托布。隨向其嚴詞拒絕。答稱
爾等雖係奉命前來勘界。我等並未奉有明文。况上年念
兩國和好多年。將黑龍江左岸空曠之地。許給爾國安靜
存居。已屬格外施恩。豈可妄思貪展。且烏蘇哩內。均係採
捕獲珠貂皮禁山。又不與爾國地界毗連。今恣意貪占。斷

難遷就放進。無如該酋以江城具文為詞。俟江道開通。自行往勘。與汝等無涉。托克托布復婉言向說。若一味狡執。原約不惟我等護咎。恐與爾等亦無益處。該酋詞窮。輒露愠傲。萬不得已。先將狡執情形先行馳報前來。查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夷官石沙木勒幅等到黑龍江聲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木烏蘇哩綏芬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起程等語。該副都統再三開導。阻止不從。又以前在江城有文約為詞。且欲自行往占。並稱均係木哩斐岳幅作主等語。實屬不循情理。一面行知該夷酋木哩斐岳幅。令其轉飭該夷目石沙木勒幅等。恪

守前約。毋得肆行展占。一面飭知迎阻之員。再行設法攔阻。

奕山。那敦德又奏。夷船自咸豐四年起。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建蓋房間。連年絡繹不絕。所有會辦夷務。均經吉林主彙。查上年前往黑龍江城。與夷酋會辦界址。原因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屬吉林。隔省不能懸揣。現當夷情叵測。頃刻萬狀。且夷人所覬覦者。全在吉林地面。若當喫緊之際。有刻不容緩之事。必待咨商然後具奏。勢必貽誤事機。惟身處隔省。未能深悉情形。而夷情狡詐百出。萬一事在倉猝。必待札商。恐貽誤匪輕。嗣後凡屬黑龍江之事。即

由黑龍江主彙。如屬吉林應辦之事。即由吉林主彙。如此辦理。庶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添建房間。並該夷狡執履勘。又奕山。那敦德另摺奏。以後會奏夷務。請分別主彙各等語。綏芬河烏蘇哩江。皆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列。屢經諭令奕山等。據理拒絕。乃該夷潛匿烏蘇哩口以下南岸舊居博力地方。添建房間。並於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收牧牛馬。似此任意侵占。實屬不成事體。夷官奇薩羅幅。復帶同通事到卡聲稱。會勘烏蘇哩河源與開湖分界。有自行去占之語。尤屬狡執可惡。該夷占地建房。並欲會勘地界。總由奕山輕允。

黑龍江左岸地方。以致該夷肆意占踞。該將軍既已貽誤於前。並不思力圖挽救。乃輒奏稱。事屬吉林。應由吉林主案。免致往返貽誤。顯係因現在侵占之地。均在吉林界內。有心推諉。惟奕山既輕諾於前。此時礙難阻止。宜其一籌莫展。著特著欽。督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曉諭夷酋木哩。樊岳。煽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其借住。已屬中國優待之意。吉林界內。係中國採捕獲珠之地。斷不容爾侵占。若背約妄行。必致有傷和好。興闈湖等處。本不與俄國連界。無可會勘。豈得以曾在黑龍江具文為詞。意圖狡賴。該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含混了事。至嗣後奏事。關涉吉林。著即由吉林主案。一面會銜。一面具奏。免致

往返札商。徒稽時日。至奕山。吉拉明阿亦應亟圖補救。不得因該夷現占地界。俱屬吉林。希圖誣卸。

理藩院為知照事。昨據爾國舊班達喇嘛巴拉第呈稱。來京大臣一員。舊班喇嘛學生五名。文官二員。武官三員。兵三十名。僕役六名。共四十七人。定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由京起程回國等語。相應飭交貴使臣。即帶舊班喇嘛學生旋回。為此咨覆。

丙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近日進口沙衛船隻。係四月初間放洋。經奴才隨時派員查詢。據稱上海火輪船。兵船。漸

漸增添。或稱有百餘隻。或稱數十隻。並有瞥見夷船購買食物。似欲北駛情狀各等語。傳聞之言。固不足深信。但亦不可不倍加嚴防。又^粵前聞山東福山縣屬煙臺海口。停有夷船。當經劄行登州鎮總兵。查明聲覆。茲據該鎮曾逢年呈報。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夾板廣商洋貨船四隻。駛至煙臺海口。船內把蓬使舵。皆係黑白夷人。並非兵船等語。^粵伏思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洋船在彼久停。亦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謀。^粵惟有督率各營。慎密隄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籌撥馬隊官兵。赴傅振邦軍營一摺。

覽奏均悉。天津防務緊要。現既探聞上海增添夷船。並有北駛情狀。自應厚集兵力。加倍嚴防。俾振邦所需馬隊。該大臣已飭吉林續到兵一千名前往。其未到之黑龍江馬隊一千名。即可毋庸再撥。所有備調各路官兵。已據各該將軍都統陸續奏報備齊候調矣。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丕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據貴使臣咨文一件。已悉一切。此次貴使臣來京。專為互換和約。尚書肅瑞亦只專辦此事。此外原無可議。所以將前次八條。逐款咨覆。茲據貴使臣丕咨稱。一年內。由兩國派可靠之員。會合在恰克圖。商定應辦事件等語。查陸路

通商地方。本各有大臣辦事。無須另派。至新議通商各海口。查天津和約內載。貴國有駐紮七處海口通商之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商辦。更無須另派。即如黑龍江地界。須該將軍辦理。京中不能知其形勢。礙難懸定。此次貴使臣到京。原為互換和約而來。查和約十二條內。並無駐紮在京之語。將來通商各事宜。總須在各海口。由該督撫商辦。方能妥協。今該使臣已經換約。京中實無可辦之事矣。至中國與俄國地界。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已百有餘年。從無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龍江將軍。以附近海岸。閩吞屯等處。訐俄國人暫住。已是格外通情。豈能又占

至吉林三姓地界。所有黑龍江空曠地方。本非俄國之地。何以說必要永遠屬於俄國。若說他國要侵占沿海地方。中國自有辦法。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現又新換和約。從此當益友睦。各守信義。方能彼此有益。我等並非畏勞不辦。如條約所有之事。自有各口大臣會同貴國來使商辦。其條約所無之事。斷難紛紛添出。至貴使臣送來木哩斐岳幅行理藩院之文件。本處業經收悉。其文內所指各地。俱係黑龍江地方。京城不便斷定。亦無從咨覆。仍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國大臣。秉公商辦。煩貴使臣回國告知木哩斐岳幅可也。

論軍機大臣等。本年三月。俄夷欲在三姓滋事。及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占踞地方。強立界牌。當由理藩院。將此情節。咨行薩納特衙門矣。昨據住京俄使。將原咨駁回。並云。嗣後毋庸咨行薩納特衙門。按照新定和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如欲行文。務先咨行來京使臣等語。尤屬可疑。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咨行薩納特衙門公文。究被何人暗中阻止。或從何處可以轉達該國。嗣後如再行文。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係在何處。即派幹員。暗加探訪。迅即覆奏。

戊辰。晉廣東巡撫畢承昭奏。粵東自上年十二月以後。民夷尚屬相安。冬春之交。夷人每有率眾出省。赴附近數十

里地方遊玩。旋又至廣州府屬之東莞順德等縣。及肇慶郡城。更遠至於廣西之梧州。均皆一到即回。尚無滋擾情事。並聞時有欲赴惠州之說。卻不果行。夷酋頓喙於正月初旬。自港來粵。親到番禺縣屬之石井地方一看。當時回省。亦不晉見撫臣而去。是否仍到上海。抑返本國。蹤迹甚密。無從探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辦理夷務。軍務正當喫緊。諭令勞崇光接奉諭旨後。即赴廣東巡撫新任。並署理總督。以便黃宗漢交卸起程。本日據畢承昭奏。近來廣州省城。民夷尚屬相安等語。黃宗漢既置夷務於不問。又於軍務情形。數月不發奏報。其有

無心病。尚未可知。現在王慶雲到任。尚需時日。著勞崇光。迅即馳赴廣東。於到任後。察訪黃宗漢。有無疾病。一切地方要事。何以概不發報。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等辨夫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善辨天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咸豐九年己未五月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署國畢爾那托爾文摺。茲有吉那拉勒因畢爾那托爾木哩雙岳幅寄給駐京之俄羅斯官丕業羅幅斯奇文一件。祈速為轉致等因前來。即將該文隨報咨送理藩院。

殊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瑪爾旋回。攜有來文一件。內稱伊格那提業幅進京一事。應先咨報理藩院等語。伊格那提業幅

恩貴大臣獲咎。並未赴京。暫行守候。貴大臣既知伊格那提業幅因要事進京。職即不為疑惑。謹將該大臣暫不進京之故。轉達貴大臣。亦可知派員進京之為要也。至伊格那提業幅進京。持為

貴國有益。願理藩院以此為要也。總之阻撓此事。但祇貴國無宜。為此咨行。

乙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自本月初五六等日。抵滬後。連日差探夷情。喚前噶嚕嘶。及佛國新派夷酋布爾

布澤尚無由粵啟程消息。近日密探得英國已來兵船八隻。停泊吳淞海口。臣等一面密商勸留各該兵在上海換約之法。一面從各處探聽。該首等是否來滬。以便設法妥辦。本月二十五日早間。臣等正與司道面商事宜。適接哄首逃到照會。內稱該首皆嚙嘶。奉派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現擬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先在津城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室一所。該首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臣等將該首照會另鈔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單機處備查。當即飛行照覆該首。令其毋徑赴

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一切要事。一面派令知縣黃仲會前
往海口。俟該首船隻到後。令其與之言明。此處尚有應議
各事。未便遽行赴津。惟思夷情狡執。萬一該首船隻即行
徑赴天津。臣等再行照會該夷。令其兵船務在欄江沙外
停泊。必俟臣等到後。方有人與之商辦各事。俾味兩國夷
酋。尚無消息。儻該夷到津。迫不及待。又恐為時過久。轉致
另生枝節。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簡派大員。暫為羈縻。臣等自當設法趕緊回京。免致貽
誤。設該夷等肯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行馳報。

殊批。總以上海換約為第一要義。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欄

江沙外。少帶從人。實為妥協。尤必須該夷首正身北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頭之類。意存攬擾。抵京原為換約。萬不能聽其久駐。該夷首欲欲駐京。必將薛煥留於京師。作為辦理之常人。此時清准一路。雖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斷斷不能措施。合宜。卿等報辛倍賞。二載勤勞。亦必欲速觀厥成。所請毋庸議。正可藉茲赴津當日之語。為羈縻換約之地步也。

映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定約。兩國親睦之誼。幸已建立。茲我君主睿意。總期愈篤友恭。是以簡拔本大臣。優以重任。特恩授為欽差大臣。總握全權。便宜行事。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當將御筆圖書。循照友邦常典。齎呈。

貴國

宸覽。於此欽遵祇辦。本大臣殊極欣慰。禮竣始承厥職。即真代國
東權之柄。外在天津議定條款。現奉大暎君主御批。允准
一分。著本大臣照依條約明文。進京與

大清

皇上御批。允准一分。互相交付。俾得永敦和好。信守恆昭。奉此。本
大臣現擬不日乘船徑趨天津。順此布達。希

貴國先在津城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潔
淨寬廣寓室一所。庶本大臣率領隨員官弁前來。得以居

止。俾足尊崇大國之體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臣等與臣何桂清。公司商酌。現因本年江南江北軍餉。需用浩繁。該藩司王有齡。多方經理。尚能無誤。一時乏員接辦。而護理上海道吳煦。當夷情浮動之時。各國交涉事件。頭緒紛繁。自該員護理以來。辦理大小各案。不下數十起之多。幸能得法。頗為各夷信服。不可遽易生手。現在臬司薛燦。洞悉夷情。辦事精細。設該夷必欲進京。臣等即當遵

旨。帶同該臬司前往。惟恐一人照料難周。復查有江蘇補用知府前著上海同知李煥。客尚悉夷情。人亦老成。且該員藉隸

通州於天津一帶情形亦能熟悉。堪以帶往。

殊批。依議。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四月二十五日。接喚首照會內。稱
嘒嘒斯赴京交聘。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在天津豫備夫
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所。該夷率領隨員
官弁前來等語。桂良等已照覆該首。令其毋徑赴津。必須至上
海商議。並派知縣黃仲會至海口。俟夷船到時。與之言明。即在
上海換約。惟夷性狡執。恐難挽留。儻不聽勸阻。徑赴天津。價格
林。恒。福。惟當照前旨。派員曉諭。令其停泊。擱江沙外。告以桂

良等。已由上海啟程。不日到津。即可會晤商辦一切。並告以海口節節設防。切勿輕於駛入。致有損傷。以全和好。如該夷請另派員前往。可告以各國和約。皆係桂良等經手辦理。他人不能知悉。明白開導。令其靜候可也。

己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奏。查煙芬河烏蘇哩。沿原無與俄國毗連地界。前與該夷互換條約之時。許其由黑龍江入松花江行走者。為其往東便於入海。免其刺起分爭。詎該夷於條約內。既寫黑龍江松花江准其行走。而又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等語。是其立約之時。已伏狡賴之機。迨換字以後。任意裁運。不容察看。嗣即隨

處布置。伐木蓋房。在圖勒密安設礮臺。在牝牛河一帶。欲
開山修道。又以通商為名。至三姓鼠擾。種種妄為。均暗伏
於兩國同管一語之中。據黑河口卡員報稱。該夷目等。欲
向烏蘇哩江。自位占界。經卡官以理拒阻。輒聲稱。伊等奉
木哩斐兵幅之命。伊等小官不能自專。各等情。竊念該夷
目等。藉口推延。乘機展占。既不可與之用武。而善言開導。
又決不聽從。臺經英山等。往返札商。一面飛咨三姓副都
驍。令其諭知木哩斐兵幅。轉飭該夷目。恪守前約。設有夷
船駛至。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
毗連地界。阻其展占地方。惟該夷之貪越妄行。擬請嚴飭

到都統吉拉明阿與之中明前約。不使稍有含混。如前此
允其在黑龍江松花江行走一節。目難再行拒絕。惟前約
所寫烏蘇哩河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一節。似應與分較
明晰。原許其在江行走。並非准其在岸上占地。將條約更
正。以免藉口。至烏蘇哩綏芬等處。與該國無毗連地方。安
做蓋房。是顯背前約。即須與之劃明界限。除黑龍江左岸
借與該國居住。准其船隻行走外。餘則概行阻止。並黑龍
江下游。以及松花江內。均不准其船隻行駛。兩省同力拒
絕。禁其由江入海之路。在彼似亦無可藉口。再圖狡占。如
此明定條約。前此夷界。雖不能即時驅之使還。後來人船

或可稍知敘說。否則推諉遷延。恐更無底止矣。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在烏蘇哩河以下博力孤吉等處。蓋房占地。前經奕山。特普欽奏到。當經諭令特普欽。飭令富尼揚阿。曉諭奕首。阻其下駛。並嚴諭奕山。督飭吉拉明阿。力圖補救。不准推諉。本日據特普欽奏。該夷目等。不聽理諭。動以木哩斐岳幅為詞。而木哩斐岳幅之狡執貪。則恃為約內。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一語。請飭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分較明晰。俾免藉口等語。烏蘇哩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何以奕山等。所議條約。竟有與俄國同管之語。况該夷開山修道。則本不通海。已可概見。奕山等。許其會勘。尤為輕率。特普欽所奏。

欲將前約分晰言明。烏蘇哩河至海一節。係專指江路行走。並非准其上岸。然既准其往來江路。則登岸亦難禁止。自應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為直截了當。著奕山等。傳知吉拉明阿。而木哩斐岳幅言明。從前初議之時。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現在業已查明。烏蘇哩煖芬河等。並非俄國接壤。又與海道不通。自應將此語更正。不但圖勒密博力。抓吉及三姓等陸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煖芬烏蘇哩河。亦當與之約定。不准人船駛往。僅堅執不遵。惟有更進一步。告以爾既不講情理。則中國亦難事事曲從。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之地。准其船隻行走外。其餘黑龍江下游。及松花江內。均不准行駛。如肯更換

前約。收自吉林境內人船。不復下駛。則黑龍江松花江通海之路。業經許其行走。中國亦決不負約。總宜將木哩斐岳幅折服。則其餘夷目。無所藉口。後來人船方能做數。若謂地在吉林。意圖推諉。奕山。吉拉明阿。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持普欽既經飭知富尼揚阿。於三姓地方就近拒絕。其黑河口牯牛河等處。並著轉飭各該副都統。一體防範。務期兩省會商。合力阻拒。亦不可因貽誤。由於奕山等。遂謂難於籌辦也。

庚辰。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查木哩斐岳幅。自上年回行。迄今並未前來。茲據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據該處經過之夫官聲稱。木哩斐岳幅。二十餘日即可到城。並向副

都統詢以有無派員赴綏芬烏蘇哩察看界址公文。答稱
不知該夷官旋即告辭。乘船下駛。又准該副都統咨稱。據
經過之夷官聲稱。不哩雙岳幅。告說十餘日可到。旋即告
辭下駛等因。先後行知在案。該夷首是否由該國啟程。抑
或行抵何處。均難懸定。前因該夷人蓋房占地。經奕山等
咨商。擬派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前往拒絕。竊思黑河口等
處。距三姓城十餘里。該夷首既無到境日期。遽令大員前
往拒阻。未免徒勞往返。且該夷曾有赴三姓之舉。若令該
副都統在外羈留。轉致遠城重地。乏員坐鎮。是以會商仍
令副都統在城駐守。嗣據富尼揚阿報稱。飛飭守卡員弁

迎阻尚無回報。擬即飛咨富尼揚阿。再飭各員嚴密偵探。如木哩雙岳幅。有到境日期。一面飭令守卡各員。曉諭拒阻。一面馳往親身督辦。惟事關邊疆重務。必須兩省協力同心。辦理詳覈。吉拉明阿先後來咨。該夾官既稱木哩雙岳幅。不日可到。並有無公文。該副都統答以不知。當此事需轉圖之時。若不竭力籌辦。誠恐挽救愈難。

殊批知道了。

特善欽又奏。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密咨。俄夷有進送槍礮。暨木哩雙岳幅。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之語。尤宜防範。查烏蘇哩河以下。博力等處。舊居夷人。既難

刺使退還。黑河口下歇人船。現又添派協領等。分往拒阻。其木哩斐岳幅。究竟如何行止。敕令署副都統富尼揚阿。仍在三姓城防守督辦。以免疏虞。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特普欽等奏。俄夷恃約。狡勢圖占地方情形。當經諭令奕山等。合力拒阻。本日復據特普欽等奏稱。接庫倫滋咨。知木哩斐岳幅。進送槍礮。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現籌防範等語。俄夷進送槍礮。前經諭令由庫倫等處陸路行走。嗣後該夷欲由海道運送。業經允准。該首木哩斐岳幅。如實係運送槍礮。著奕山等。准其由黑龍江松花江入海。毋

廣欄阻。若以逆送槍礮為名。駛往吉林三姓各地方。肆擾侵佔。該將軍等。仍當遵照前旨。協力拒阻。以杜詭謀。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張家口白城子地方。向值俄囉斯學生換班之年。有該國人等。在彼收放牲畜。人數本屬無多。聞近日愈聚愈多。竟至千餘人。並有槍礮器械。是否照常安靜。或與民間隱射貿易。抑或另有打造軍器等事。現在該國存居人數。究有若干。著慶的密派妥員。不動聲色。細心訪察。據實具奏。

辦理軍機處。咨覆俄國使臣。否。照前。今據貴使。由禮部送來咨文一件。本處細閱。貴使所提八條。前已逐條

咨覆。又由尚書。瑞。當面與說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復
提此事。殊不可解。至黑龍江地界一事。應由黑龍江將軍
會同貴使臣辦理。此次大學士桂等。至上海。原係為互換
和約前往。至通商之事。皆係各該管地方官辦理。恰克圖
等處亦有本地方官。該管辦事大臣。會同貴國使臣辦理。
本處前已咨明。無可再議。現在海口通商。均有天津條約
可遵。中國以信義待人。但知守約。並無他意。為此咨覆。
乙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黑河口委員報稱。四月
二十二日。黑龍江出口下駛夫人抵卡聲稱。奉木哩斐岳
幅命。欲進松花江。上往三姓阿勒楚喀吉林等處貿易。當

向其開導。此處地方寒苦。民多尠悍。無可貿易之物。該夷以奉命之事。至死亦要上行。後向詰詢。上平爾等。趨松花江。私行妄為。已行知木哩斐岳幅。現有重懲爾等。回文。馬能復令爾等前來。該夷人言。汝說我是冒冲。木哩斐岳幅三五日即到。若一定教去。你們亦不能攔阻。言畢辭回。觀其動作。似俟木哩斐岳幅到時。仍要闖行。恐啟釁端。當經劄飭巡防之協領等。設法攔阻。不准該夷西上。並派員帶同弁兵。分路赴黑河口迎阻等因。咨報前來。嗣於五月初八日。准黑龍江副都統咨稱。有夷官帶領男婦五百餘名。乘船拒阻不聽。任意下注。又咨稱。木哩斐岳幅隨帶夷官。

利嘛等來駕大輪船。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聞導拒阻。該
夷首毫不聽從。必欲赴烏蘇哩。梭芬等處。往勘地界。且言
該處為兩國公同之地。前已繪成圖式。給該副都統閱看。
並稱。恐致喫夷占去。又在國內指定地方。在梭芬烏蘇哩
等候吉林委員會勘。如等候一月不到。伊即赴天津等語。
旋即開行。下款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夷前既履占地方。
先遣夷目前來。不哩斐岳。果復接踵而至。仍稱梭芬烏
蘇哩為兩國公同之地。是其形蹤愈熾。即其守候日期。前
赴天津等語。亦均難遽信。擬飭署副都統。刻即親往迎阻。
毋任該夷背約妄行。不可過形激烈。亦不可稍涉疏忽。

持善欽等又奏。准奕山。那敷德正。稱。頃據副都統吉拉明
阿咨報。木哩。雙兵。幅到江。聲言。駛赴烏蘇。哩勒。界等語。再
三阻止不聽。徑自由江下駛。應即具摺會奏。

殊批。覽。

諭內閣。綏芬。烏蘇。哩河。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
江將軍所轄地方。上年該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
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辯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咎無可辭。黑龍
江將軍奕山。著即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詳
明定議。革職留任副都統吉拉明阿。著即革任。並著持善欽。派
員。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以示懲儆。

諭軍機大臣等。持普欽等奏。俄國人船欲赴三姓等處貿易。並木哩。受兵幅隨帶兵船。堅欲往烏蘇哩。經芬勛界一摺。此事貽誤。根由。總由奕山。吉拉明阿。於兩國公同管理一語。不能立時剖辦。致令有所藉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奕山。羊職。暫留本任。並令持普欽。將吉拉明阿。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兵持普欽。接到明發諭旨。即可宣示奕首。告以烏蘇哩等處。本非俄國接壤。又與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為此事。身獲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萬難應允。前此奕山等。將黑龍江左岸。借給俄國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經議定之地。任意闖越。即是背約。豈有吉林地界。轉以黑龍江官員言語為

惠之理。爾即駛往天津。亦必仍交吉林定議。以毫不相連之地。何從勘界。吉林官員斷不敢以此欺蒙君上。爾亦身為大臣。豈有不明此理。將來徒勞往返。於事無益。特傷和好。不如各守舊約。早息此念。兩國自可相安。該酋見吉拉明阿。稟請已有明徵。自必氣餒。而特普欽等。據理措詞。當亦較易。至阿勒楚喀吉林三姓等處。奕山條約內。本無與通貿易之說。尤當與之剖辯。並密諭各該處居民。勿與往來。斷其接濟。使該夷無利可圖。自當中止。此一節須慎密為之。務使居民知通商之有害無利。而又使該夷見有禁止痕跡。方為周妥。諒特普欽必能悉心體會也。本日明發諭旨。即着特普欽傳知奕山。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臣等自到上海後。密探各
處動靜。並接廣東監督恆祺來函。知該處因聞天津已有
準備。即在粵東募兵。並將廣東守城各兵。俱已調出。廣東
城內。皆換各小團民兵看守。是以遲遲始至上海。且等因
近來各英照會內。均有進京換約。並面

聖主遼國書之語。當即飭令臬司薛煥。及護蘇松太道吳煦。向呼
唵咽探訪。據該處口稱。果有欲見

大皇帝祇肯跪一膝之語。該臬司等覆以向遼國書。皆係派人接

遞不能先行。臣等原擬俟該首等到後，再將四事及屢奉諭旨傳知該夷，並設法挽其在滬換約。則前說不議自罷。詎該夷未到上海之前，已疑臣等在滬專為阻其進京。且在粵東所聞先人之言不一而足。及到吳淞後，迂徐進口。又延兩日而嘆咻兩首。始於本月初七日同至洋涇濱。臣等一面遣人往視。一面照會該夷，令其約期相見。一面密令護道吳煦、晏飭各商會同夾商前往勸留。探聞該夷首嗜嚼嚙。接到照會怒形於色。謂天津條約豈載明一年在京內互換。臣等早應進京。預備接待。不應此時尚在上海。臣等照會內有因額首約在此處候伊回來議事之語。該夷以為

頓首前在廣東回國之時。曾有照會知照。彼時即應進京。不應在此久候。現其說意。無非謂臣等既在上海。而天津又設重兵。多方準備。實欲阻其進京換約。是以去志愈決。帶兵愈多。訂期愈緊。聞其到津後。並不願候。臣等回至天津。定欲如期進京換約。是以各商勸阻之際。該首初則不見。雖各商呈遞說帖挽留。臣等探聞該首。告以此去換約。七月初一日。定可照新章開市。即不能換約。亦允商等於七月初一日。照新章開市。該英之七月初一。實中國之六月初二也。臣等見該首志決。意欲圖一面格。可將應議各事。向其言明。詎該英決意前往。萬不肯與臣等會面。即派

委員前去。該酋亦拒而不見。看此光景。萬難挽回。現在探得該酋所帶兵船。及夷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駐京一節。聞該夷云。總須俟將來進京後。中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方能另擇別地居住。惟此事前經該酋囑咐。兩次照會。已有憑據。但能到京將和約互換。待之以禮。示之以信。彼亦無從置喙。至於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各夷俱有照會。必須體面。方准持照前往。自與設立馬頭大有分別。將來再由五口

欽差大臣。與之言明。示以限制。尚不致遽貽後患。長江設立馬頭。按照條約。亦須俟軍務完竣後議。且到彼時再行定奪。軍

務既然肅清。即欲設法辦理。較之此時稍易為力。惟廣東
邊境之事。哄首已有照會廣東巡撫之件。謹於另片內陳
明。其餘按照原約施行。雖不能如無事以前安靜。而辦理
果能得法。究與決裂有間。臣等現將中國並無他意。兵船
萬不可駛進。擱江沙峇。即知照該夷。聞其二三日內。即須
起碇北行。臣等亦再俾二三日。密覘動靜。果其萬萬無可
挽回。即擬帶同臬司薛煥。及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
煥。各馳驛進京。面聆

聖訓。至該夷向來性情急躁。遇事不聽商量。此次懷疑至津。恐更
難與計議。惟有仰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先派大員相機而行。妥為經理。俟其靜候。臣等趕到。再行入都換約。以全撫局。嗚呼。布爾布登。臣等亦未得面晤。該酋各事俱照。嗚呼。首辦理。亦難與商量。以酋華若翰。臣等曾與會面。該酋人甚和平。亦通商量。前因換約期促。臣等告以既經和好。無論何時互換。均與一平之內無異。該酋即無異言。本願即在上海換約。惟因嗚呼。兩酋。決意北行。彼亦必欲隨同前往。臣等本擬託其勸留。奈伊難不多事。而欲其從中勸阻。其力又有不能。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嗚呼。

殊批覽。

兵船已於初九日晚開行六隻。餘聞將陸續起碇北行。

御覽。

大火輪船一號。

名勿。運士增增。船約兵二百名。水手

大火輪船一號。

名煙。船約兵三百名。水手

中大輪船一號。

名非。船約兵一百名。水手七十名。

中大輪船一號。

名籍。船約兵一百名。水手六十名。

中大輪船一號。

名已。士籍。裝伙食。

中大輪船一號。

名括。來。走。報。書。信。

中大輪船一號。名甘不倫。是林書信。

另大大輪船一號。名阿普士。頓兵五百名。水手一百二十

另小火輪船十號。名不第。船頭有字號。無名船。每船水手五六十

以上現沿海口。聞尚有大大輪船二號未到。

味夷火輪兵船三號。

味夷火輪兵船三號。

殊批覽。

新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味夷不遵開導。決意北行一摺。並據片稱。味夷兵船已於五月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將陸續起碇北行各等語。味夷既已決計北行。桂良等無從勸阻。自

應趕緊回京。惟夫船雖已開駛。而噶嘯尚未起程。桂良等當
趕緊知照。告以若徑行駛至天津。則接待無人。諸事無從辦理。
不如稍緩起碇。俟我等先行到京。然後換約各事。可以從容商
辦。如果該夷肯全數起碇。即着桂良、花沙納。率同段承實。並隨
帶委員薛燾、李煥文等。一併迅速呈夜回京。毋稍延緩。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堅欲北行一摺。據稱。噶首噶
嘯。佛肯布爾布澄。到港。均不肯與桂良等相見。但堅執進京
換約之議。決意北行。味酋華若翰。亦隨同前往。又稱。噶夷兵船
已有六隻。於初九日開行。其餘亦將陸續北駛。本日已諭知桂

良等。即行回京。並傳諭文煜。令其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各是船隻。如到天津海口。著領格林。沁恆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幹委員前往。迎至欄江沙外。向其曉諭。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會。告知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入欄江沙。現在大沽海口。已即卸設備。如煙易入口。恐致誤傷。並非官與之為難。反夫和好之道。即將來進京時。亦須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進京。並告以去歲天津所定和約。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即使剋時進京。亦須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換。為期亦不甚遠。儻該首不肯在欄江沙外靜候。即用內地船隻迎護。由北塘登陸至津。即著該首在天津等候。一切

豫備館驛。派人護送。自當以禮相待。仍與言明。兩國既係和好。互換和約。不得隨帶兵船。不得多帶從人。儻該夷虛放槍礮。入口試探。使夫船受我誤傷。勿令官兵輕舉妄動。其一切設備。僧格林沁務當先行趕緊妥籌辦理。至備辦館驛等事。恆福即與大樞商同妥辦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噶魯斯投遞照會。聲稱不能在上海互換和約。堅欲入京。該大臣等擬即日來京。請先派大員前往天津經理。並稱探聞英兵船已於本月初九日由上海開行。六隻等語。現已諭令僧格林沁等遵照。疊次諭旨。妥為籌辦。著文

煜星夜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

桂良等人奏。正襟捐間。接據英。首噶嚕斯照會一件。謹另

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

為照覆事。照得本大臣。前經發咨移會貴大學士去後。昨

准

欽差大臣桂花何段會銜覆文。聞悉。換交條約一節。合請貴大學

士。速查上年五月十六日。在津定條約內開明文。本約立

定後。以一年為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等語。又據該大臣等來文。自認於二月二十六日。接前大臣額文開。新簡大臣。嚮係專因循踐前言。親將批諭等件。已經啟程。不日可到。又云。本大臣現離中華返國等語。皆已明示前大臣不得復至上海之理。均宜於黃大學士前詳為提醒。詎貴大臣等。既悉情由。且據文來所云。在京交付條約。非他人所能代辦。竟以尚有數節。俱為本約所包。總者。藉前大臣額。未行盡商為詞。仍以在滬耽延為善。甚至交約限期。僅賸二旬之際。方始發文。內指由陸北上。計期必須兩月有餘。是照和約所定交換之期。又須逾限一月。晚將進京。外在天津接待。及在京

交換條約均屬無人。故此請本大臣在港稍緩行期等情。本大臣卓立堅意。志篤真誠。恪遵條約。絲毫不失。夫在京換約一事。實屬謹誌。從此兩國交待。均以新約為例之據。厥禮甚重。本大臣惟以約為宗。凡列各款。絲毫不可更減。若借約中數節。尚須先定。嗣宜如何辦理。欲措互交定期。此本大臣何容任寬乎。總之此次我君主派臣出都。無非審示願篤友誼之至意。本大臣懍遵溫諭。抵茲。理望必以直諒明達。請進。

京師。何意如此推詞耽延。覺似難敦和好之舉。閱志之餘。心中雖大不安。然而四月十五日。曾經移明應辦之理。本大

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擬不日進京。交換條約。並將恭奉御
筆國書親呈。

貴國

大皇帝展覽後。迨查看條約各款。果有誠願盡行。毫無缺簡之形。
始克出都。設令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
斷刻不暫離。至來文請會商一事。本大臣原無失禮之見。
惟審所由。此次在滬。自不便相晤。蓋已決志早日進都。固
無變更。合為言明。再以本大臣膺代大國東權之柄。所需
崇待之儀。必照大國體制。理宜應得。定意必討。儻

貴國或稍抑其禮。則閩黎良非遠。亦合諄諄深告。貴大學

士知照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據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畢承昭呈稱。喫夾吧。噴禮。有照會該衙門之件。欲將前議兵費賠償銀四百萬兩。分作兩款。以二百萬由粵省分期籌交。其餘二百萬兩。另行商酌。勻歸各省關稅扣抵。該署撫當以未奉明文。仍候

欽差大臣咨照到粵辦理等詞。照覆該夾去後。因即鈔錄該夾照會。並原照覆二件。呈商臣等酌裁。伏思喫首現在既未面晤。此事無從會商。其應如何辦理之處。容俟臣等到京。仰

懇

聖明訓示。再與該省商議停妥。然後知照廣東。及各關口。一體遵照。以憑覈辦。

殊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現在暎味喇三國議換和約。或在上海。或來京城。尚未議定。如其來京。自應照各夷朝貢之例。給予館驛。以資棲止。本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於正陽門外東西一帶。查明有無空閒房屋三所。以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前三門外查明。如有空閒房屋。不拘書院會館之類。約須五六十間。以古至七八十間者。先行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進行可也。須至咨者。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據黃衙門咨。遵查龍王堂等處。房屋五所。堪備應用等語。本日經軍機大臣。將原單進

呈。而奉

諭旨。著順天府。另於京城外偏東附近一帶。查明空曠廟宇房屋三所。深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黃衙門。遵於朝陽門及東直門外。有空閒房屋。如廟宇之類。有五六十間。至七八十間者。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進行可也。須至咨者。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於五
月十七日午刻。正在礮臺駐守。據哨船回報。見有夷船四
隻。在欄江沙外游駛。隨有小杉板船三隻。乘坐十餘人。攔
近西岸礮臺。並有小火輪船一隻。隨後駛入離心灘內。用
千里鏡。在桅桿上打看。當即派令武弁。改裝易服。扮作本
地鄉團。詢以此來何事。該夷聲稱。係英國船隻。赴京換約。
該弁等。諭以此間並無官員。候知會天津各官。再行復信。
該夷允以三日為期。令將海口安設木筏鐵錢等項。均行
撤去。方為兩國和好之道。並言先到夷船四隻。仍有火輪
船二十餘隻。喚咄兩國公使二員。提督二員。陸續來津等

語隨即駁回。難心灘外登火輪船。少時該夷小杉板船。又復乘潮繞越木筏。意圖窺伺。營壘後面。經哨船兵弁阻止。該夷仍中三日回信之約。並屬撤去一切布置。各等語。等。擬俟三日屆期。即派令委員。遵

旨。赴該夷船。剴切曉諭。告以

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爾國仍應赴滬辦理。如不肯赴滬。即在欄江沙外。守候桂良等來津。互換和約。儻該夷不遵勸諭。徑將多船闖入難心灘內。則釁非我開。自難任其狂悖。惟有遵照前次

諭旨。備以兵威。

諭軍機大臣等。價格林沁等奏。夷船已抵海口。擬俟三日。派員前往曉諭一摺。此次到津夷船。止有四隻。自係昨日桂良等所稱。先行開駛之船。其聲言尚有大輪船二十餘隻。亦與桂良等探報相符。該夷船既退回離心灘外。且尚無多隻。亦不值與之用。或。惟當先為曉諭。使知天津設兵。並非為防伊國。實因沿海重地。恐有盜匪騷擾。不能無此防備。爾國亦當體諒我國。不能因兩國和好。即為撤防。現在已准進京。惟須等候大學士桂良等到後。即令由北塘行走。由天津進京。兩不相妨。爾等可先至北塘停泊。靜候公使。如此開導。如其肯往北塘。即著恆福等。派員彈壓。不使登岸。並禁止奸民。暗通接濟。該夷如需淡水食物。不

妨官為應付。以示不疑。俟桂良等到。商量一切。至海口。木筏鐵
鐵等件。既不能撤。則米船出入。亦不甚便。且恐米船進口。而英
船隨後尾入。聽之不可。阻之無詞。轉多窒礙。著恆福。飛咨山東
巡撫。如有贖到米船。令其暫在東境收口。勿遽前進。已另有旨
寄諭全慶。廉兆綸矣。

又

諭。前據全慶等奏。江浙海運米船。尚有一百數十隻。未到天津。本
日據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已到海口。聲稱以三日為期。將海口
木筏鐵鐵等。悉行撤去。該大臣等。現在派員以理曉諭等語。海
口木筏鐵鐵等。為防夷而設。斷不能如夷人所請撤去。亦未便

因漕船進出地步。使夫人有所藉口。此時已到米船。全慶等諒已速為驗收。趕緊運通。其未到各船。自應令其暫緩北上。除已諭令恆福行知山東巡撫。將後來米船暫留該省停泊外。仍著全慶、廉兆綸、知照崇恩。飭令沿海文武地方官。凡有江浙海運米船過境。飭令於登萊等處海口。暫行停泊。妥為照料彈壓。俟夷務稍定。再行赴津。不得因急欲截事。催令北來。轉致貽誤。

署察哈爾都統慶昶奏。上年八月。新俄囉斯學生進京。共報六十九名進口。旋有赴白城子之俄夷十二名出口。查呈報白城子駐紮俄夷十五名。本年正月。理藩院送俄囉斯人二十二名出口。赴白城子。換該處看守行李之人進

京○換回俄囉斯人十五名進口。又據理藩院筆帖式呈報。護送該國舊學生三十一名出口。共計白城子應有夷人五十三名。至於由恰克圖進南之路。庫倫是其門戶。其存留白城子之俄囉斯。於上年九月。有該夷二人。帶領白城子輪班看守之正黃旗蒙古兵三名。進口買衣。由值班章京添派門兵二名。跟隨照料。即於是日出口。又於本年五月。該夷二人。帶領應值之蒙古兵一名。進口買物。適有由京馳驛來口。迎接該國使臣之俄囉斯學生。在口住宿。嗣買得米麩等物。一體出口。惟邇來道路傳聞。皆謂俄夷有呈進槍礮之說。以致流言肆起。且近平來該夷出入。隨時

手作圖記。開載夷字。內地官兵勢亦不能過問。且其揮金
以土。邀買人心。即派蒙古佐領等官。以查訪喇嘛為名。即
於是日出口。切實訪察。該處有無槍礮器械。現在曾否打
造軍器。有無民人影射。貿易人數。究有若干。查明密達詳
報。

殊批。知道了。

辛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烏蘇哩口卡官報稱。圖
勒密美目。帶領夷人。駕船載糧。抗行入口上行。該卡員攔
阻。該夷目揮令人船。擁入烏蘇哩江上駛等因。又查准署
副都統報稱。博力夾官。帶人載糧。進口上行。又據黑河口

協領報稱。並詰夫人。據稱。伊國將軍不哩斐岳幅。已在江城商妥。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如何攔阻。再向以理開導。該夫輒怒說。上年進松花江。並未滋事。今若再攔。必致滋事。旋即開船。並稱不日折回。小船亦要進松花江上游。卡所兵單。夫勢兇橫。又據迎阻石沙木勒幅之員報稱。在鶴心河。遇上駛夫船。聲稱奉命赴興開湖。往勘河源分界。當經正言拒絕。該處不在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夫轉增氣忿。云去歲已在右岸抓吉等處。蓋房數十所。原係和好。代為設防。復向開導。堅執不聽。並有饋到人船馬匹。如再攔阻。即欲撕打各等情。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

江城已有赴烏蘇哩綏芬之說。茲夫首尚未到卡。而夫目先已恃強上行。堅稱已向江城說妥。差人貿易。並以上年已在右岸抓吉等處。蓋房為詞。名為和好。詞窮則怒。其續到木哩斐岳幅。更必肆行無忌。除飭富尼揚阿。刻即督率各員設法開導。並飭各屬嚴加防範。暨發行黑龍江副都統。如再有經過俄夷人船。務須詳明前約。一體拒絕。

瀚軍機大臣等。特著欽等奏。夫目不遵理諭。帶領人船。進烏蘇哩抗行等語。據稱四月二十二等日。圖勒密夫目奇薩羅幅等。分駕船隻。抗行入口上行。攔阻不理。並堅稱該夷首已在江城安商。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復有上駛夷船。聲稱赴興州湖。往勘河

源分界。當向開導。堅執不聽。奴益鳴張。綏芬烏蘇哩河。本非與
俄國接壤。前以黑龍江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
辦理不善。業經降旨。將奕山革職留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
阿。擊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儆。諒該酋見此光景。亦可稍知儆
跡。該將軍並可藉詞據理拒絕。至興開湖。並無與俄國毗連地
界。該處亦不在許借之內。著該署將軍查明進口各夷。是否果
係貿易。抑或登岸後。別有滋事之處。儘有開挖河道情事。當告
以該處居民不能應允。如必恣意妄行。將來自肇釁端。轉致有
傷和好。一面諭令居民。力為攔阻。使該夷知眾怒難犯。當可廢
然思返。該署將軍等。惟有據理與之剖辨。不必顯與爭執。或致

救生事端。至其與民間貿易。亦須暗中禁止。仍嚴密防範。相機開導。以期辦理妥協。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該夷十七日駛入火輪船一隻。停泊離心灘。至是日傍晚。乘潮退去。其小杉板船。駛越木筏者。尚將軟木筏攔繩三根。全行割斷。隨並火輪船四隻。收泊遼洋。不見形影。十八日辰刻。復行駛回。並續到之夷船。約二十餘隻。在橫江沙外一帶停泊。未刻。風雨陡作。突有大輪船八隻。乘風潮之勢。直入內河。至離心灘。安設鐵籠之處。不逾半里。岑等當即傳飭各營。安準礮位。點配火繩。恐其徑衝入鐵籠口。即預備轟擊。

仍督飭各營分班黃夜守候。是夕該夾來風。濤黑暗之中。曳倒湖江鐵戲四架。內有大輪船一隻。被鐵戲刺傷。龍泊灘岸。潮退水落。擱淺數日。不能移動。二十日午刻。岑恆福派委同知博多宏武。知縣杜恩祺。前往晚諭。告以總督。藩司。不日即至海口。令其暫候數日。會議一切。該夾聲稱。本日即欲灣進內河。不能遲緩。擱河之鐵戲木筏。若不散去。即自行搬運。以便進船。情形頗為驕傲。博多宏武等。諭以本處圍味。不知輕重。恐有損傷。致傷和氣。再三開導。仍稱未刻必來開進。是日潮長至夕。而夾船照舊停泊。往來並未開進鐵戲。岑等惟有日夜嚴防。該夾如敢突入。即行開

峻嶽抵現在雞心灘下。接連停泊夷船九隻。攔江沙外約計夷船十餘隻。據該夷聲稱。喚首嗜嗜嘶等。尚在攔江沙外。努等商議。將末才恆福。督同藩司文煜。與夷首會商。事務。即赴北塘辦理。已飛咨西凌阿。迅將北塘礮營存放礮位。及調防各官兵。概行移至營城。妥為布置。北塘新修營壘。仍令派兵看守。至海運米船。續到十餘艘。與夷船錯雜停泊。已傳諭令其灣向祁口大口河等處躲避。仍由才恆福。飛咨山東巡撫。截留後至運船。努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嚴守大沽海口。觀釁而動。但使該夷不至猖獗。衝犯鐵錢。自當飭令弁兵等。不遽開放槍礮。以昭慎重。

味批覽奏已卷。

僧格林沁等又奏。等正封措間。於成割見該夷小杉板船二隻。駛進礮臺河岸。當派武弁。改裝迎頭攔阻。該夷十餘人。手持器械。堅欲登岸。又改派武弁數名。扮作鄉團。向岸往攔。以助聲勢。該夷始不敢徑行登岸。隨問早間會晤之官員。仍還見面。該武弁告以官員因爾等出言不遜。已回天津。該夷即出漢夷各字照會二角。交該武弁送投天津道。等折開來文。尚無違悖字樣。即飭天津道孫治。給與回文。阻其上岸。所需菜蔬伙食。擬由牙恆福遵照諭旨。送給豬羊米麵菜蔬等物。所有漢字照會。繕一分恭呈。

御覽其天子一紙。當由等。覓通夫文之人。詳如。如有關繫。再行
進。

呈。等。擬於二十一日。派員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
到海。並聞。如有。

息音。准爾等進京。以安其心。而免決裂。

殊批覽。

映。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初八日。曾經移咨。照會貴大學士。去
後。迄今未准照覆。前據貴大臣等。自稱此文在京互換條
約。非他人所可代辦。但交約之期已過。而貴大臣等。似仍

並無設法必得依期之形。致本大臣顧此。合將現在上海河面。實有大輪船數隻。內有一二升整。

貴國旗號者。貴大臣乘駛此船前往。滿可於期內先行趕至。誠屬易事。特為指明。茲已託本國水師軍門。合親領本標軍船。徑赴天津河口。先以本大臣暨大佛欽差大臣。有。不日即到之信。豫為通知直省官憲。查照。業已啟程北上。惟本大臣於未離滬之先。再以此舉動。一切按約絲毫。不爽。若由。

貴國自強和約。或遺不善之處。專為。

貴國是問。理合重申言之。為此須至照會者。

恆福入奏。李恆福更有請者。李自三月二十四日到津接
印後。兩月之間。未往津沽。隨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防務。於善畫布置。堵禦機宜。漸覺
熟悉。惟英務情形。從前應屆辦理章程。本末源流。李向未
知悉。即上年桂良等。在天津時。如何定議。赴滬如何與商。
李亦皆茫無所聞。誠如

聖訓。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現在桂良回京。
尚無日期。雖派員諭令該夷守候。而英情桀驁不馴。斷不
肯安心靜待。若李即行接見。該夷言語既不相通。性情又
難揣度。深恐與桂良等原議不符。轉生枝節。撫馭大局。一

經貽誤。聞警非輕。再四籌思。不得不藉資熟手。查武備院
卿明善。於上年七月奉

旨。與桂良。花沙納等。馳赴上海。辦理夷務。本年甫行回京。其中底
細。與桂良等。謀求甚熟。自可委蛇與商。撫綏夷眾。俾得與
僧格林沁。即可專心防務。以備不虞。相應請

旨。飭令明善。迅速兼程。來天津海口。專辦撫局。至一切飭備館驛。
派員護送等事。等。自當與文煜。商同妥辦。總期以理相待。
上副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美船陸續駛進海口。遵旨曉諭情

形。並恆福片奏。請飭明善來津等語。此次該夷等。為換約而來。雖陸續駛進海口。經派員曉諭後。尚未聞進鐵餞。據稱。噶哨嘶亦在擱江沙外停泊。並當加意嚴防。不值與之用武。致令藉口挑釁。明善雖曾隨同桂良等赴滬。究非上年天津原議之人。一切機宜。未必盡能洞澈。且恐一與夷首見面。必至不肯耽延。速其進京之請。本日據桂良等奏。噶哨等。於本月十三日。起碇赴津。該大臣等。亦於是日。率同薛煥等。馳驛回京。但能少待時日。即可俟桂良等來津辦理。價格林沁等。當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靜待經手人到。互換和約。如堅執不聽。著妥為開導。專令伊國換約之官員。由北塘到津靜候。並著恆福。

文煜與其約明。不准隨帶多人。執持軍械。驚擾民人。方合和好之意。並告以議和並非用兵。所有該國提督。及帶來兵船。均不可登岸。庶彼此均可信心。即日文煜到津。著即前赴北塘。與噶首相見。言明一切。其由北塘到津。夫官之館驛日用。自應官為給料。即在外江停泊之提督等。應須菜蔬食物等件。亦當派員在彼一體酌給。免致上岸滋擾。並勿令與民人交易。價格林沁仍飭兵弁嚴守大沽海口。勿遽開槍礮。以顧大局。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於拜摺後。又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向味喃國密商。仍欲希冀耕園。再為設計勸

阻。儻萬不能挽回。即告知該表稍緩行期。約計臣等到京之時。該夷再行起碇。則海運米石。可以驗收完竣。免致掣肘。且臣等到在該夷之前。一切招呼接應。究與生手不同。詎料該酋。因呼喚。不肯隨同北去。並疑其有代中國出力之心。無論如何向說。疑團牢不可破。不但去志已決。並即催令兵船。速行起碇。殊為可惡。先是臣等慮及哩夷北去。恐仍暗中作祟。是以密令司道等。設法將該夷留在上海。勿令隨同噶酋北往。今噶酋到滬。果約哩夷北行。因其不肯前去。是以伊言亦不願聽。臣等探聞。噶酋所帶兵船。二十餘號。雖稱共兵四千。實在祇有一千五百之數。且其

中真正夫人。不過數百餘多沿海居民。其兵船連日現已陸續開行。並聞噶魯斯即於十三日由洋涇瀆起碇。直赴天津。噶魯斯兩酋均聽喚首為轉移。喚首既去。則兩酋亦必不肯少留。臣等見事機促迫。祇得仍遵前

旨。帶同臬司薛煥。及隨委各員。一併馳驛回京。即於本月十三日。由上海啟程。臣何桂清亦於十三日同時起身。仍回常州防所。藩司王有齡。因有立需籌措之款。業經先期兩日回蘇。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正繕摺開。接據噶魯斯照會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自該首到上海後。疑且等阻其進京。其勢甚為洶湧。與前額酋大不相同。且恐且等趕不到京。必至有誤定期。雖告以無論何時換約。仍與一牛之內無異。亦復執意不從。現聞該夷兵船已有啟至天津者。務懇

皇上格外

天恩。簡派大員。前赴天津。妥為辦理。勿令該夷得所藉口。轉致另生枝節。以全議撫大局。

殊批。知道了。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欲遣伊格那提葉幅進京。當即行知該國。務將該使臣。由何處

啟程之處。先期聲明等因。去後。茲據文稱。該使臣並隨帶官兵。於五月初四日啟程等語。嗣於五月初八日。該俄使等。來至庫倫。並呈送禮物。再三懇祈收納。當即加倍送與回禮。留駐數日。伊格那提業福等共十七人。派出蒙古台吉。於五月初十日。護送赴京。所有該國寄京物件。轉送理藩院外。其來恰之瑪。兩爾。照例賞綢緞。靴。茶。遣回。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向來俄囉斯有寄京物件。輕小者。隨同捐差運送。重大者。附貢差領。惟運送各在案。茲議定條約。運送物件。定有限制。查領催額數無多。差務較繁。若

照條約一年四次運送物件。不准人數不敷。差委恐亦不能按照定限。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由賽爾烏蘇至張家口。再另派員送至理藩院。

硃批。依議。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二十一日有夷人乘坐小杉板船二隻。前來礮臺前游駛。意欲登岸。經弁兵攔阻。該夷稱係來取照會回信。當即告以天津回信。尚未到來。該夷臨行時。諄囑將欄河鐵鏈等物撤去。如不撤去。該夷提督自行帶人拔取。少時等語。隨派武弁持天

津道照會回文。前往夫船投遞。該夫提督出船。面見該弁。
復按照會內大意。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察其
詞色。尚無十分架勢。而船說上惡懸墩位。似已豫備用武。
該夫隨派通事孟甘。乘船前來。又投遞照會天津道漢英
文字各一件。旋即駛回難心灘。二十三日已刻。通事孟甘。
復乘船至墩臺下。聲稱各船今日並退外洋。一二日再進
口灣泊。並囑天津道。如有照會回文。徑送外洋。詢以係何
緣故。該通事聲稱不知。該船旋即撤退。仍餘一隻。停泊在
難心灘外。其舊停泊欄江沙外各火輪船。又與退出之船。
逼近欄江沙排列攏泊。夫情詭譎。不易揣測。誠恐故作緩

計。使我疏懈。乘潮闖入鐵箴。等惟督率各營官兵。加
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自十七日。吳船到後。飭令官兵。在
暗處瞭望。礮臺營牆。不露一人。各礮門。俱有礮簾遮擋。白
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鼓。每遇潮長。每營散去橋板。各
項官兵。不准出入。該夫大輪船八九隻。在鐵箴外游駛。意
在乘間闖入。屢在船桅。用千里鏡打看。止見營壘數座。不
見礮位官兵。其小杉板船。每到河邊。必詢礮位多少。鐵箴
鐵鍊木筏之外。有無別項物件。並云。聞得岑僧格林沁。現
在海口各等語。該弁兵等。答以不知。令其無從捉摸。該夷
聞在攔江沙外一帶。開放空礮。尚不敢近。察看夷情。蓋

因不知官兵虛實。又疑內河層層布置。冒險而來。恐受懲
創。是以相持日久。未至輸逞。努僧格林沁駐守礮臺。晝夜
嚴防。不敢稍有疎懈。復查該夷文內有北河字樣。努恆福
擬先發給照會。即以北塘為北河海口。豫備該夷行走道
路。仍屬專候桂良等到京。准其赴京換約。本日已由努等
咨催桂良等迅速行走。兼程來京。與該夷會晤。惟該大臣
等。曾否在滬啟程。目下行走何處。均未知悉。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作速回京。以免日久耽延。致生枝節。北塘本有
提標官兵五百名。通永鎮標官兵三百名。北塘營本標兵
三百名。現在擬令夷人由此進口。自應撤後以示不疑。已

飭該署鎮李志和。除酌留兵丁數十名。看守兩岸礮臺。其餘前項官兵。與一應做位。均令星速撤往營城駐紮。歸西波阿統帶。在海口北岸新河地方。距北塘較近。李恆福。擬於二十四日。駐紮新河。以便會同文煜。就近照料一切。惟於羈縻之中。仍寓防範之意。李僧格林沁。現撥巡捕營大隊營兵各一百名。又駐紮雙港之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馬隊各五百名。一併調赴新河。隨李恆福。駐紮彈壓。其夫人需用食物。已遵

旨飭天津道備辦。派員即由北塘出口。送至夷船。惟該夷能否守候桂良等。尚難豫定。俟續有情形。再行馳報。其二十二日

辰刻。天津道與該夷照會一件。同時接到夷人照會一件。
均照錄恭呈。

御覽。至夷字文書。已交熟悉夷文。去年留交天津縣收管之廣東
人黃惠廉譯出。係與漢字照會一樣。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近日情形一摺。並將照會繕
遞覽奏均悉。夷船於欄江沙內外。往來游駛。近日雖移至外洋。
未盡株葛情形。而該夷反覆無常。難保不肆其悖悻。設竟欲闖
入內河。該大臣仍當示以鎮靜。派員諭以上年所定和約。中國
既許以互換。決不肯食言。致有更變。惟大沽海口不能行走。設
竟無理闖入。以致誤有損傷。中國不任其咎。並諭令該夷等。移

泊北塘。靜候哨首等到。復與桂良等熟商辦理。至哨哨。本月十三日在滬啟程之說。本日據桂良等奏稱。該首船隻。改於十五日開行。三國共有二十七隻。該首是否實已潛至揚江沙外。自應確加探訪。前據恆福奏請派令明善前赴海口。當經諭知不令前往。今知於遞舛錯。未經接到。本日已將此件寄諭。命軍機處先由五百里遞去。該大臣等奉到後。即遵照妥辦。恆福現往浙河。即可替同文燮。就近照料。自無須另行派員。桂良等於十六日尚在蘇州。即趕緊進行到津。尚須時日。哨哨到海口後。總須令其靜候桂良等到津。儻該首不願在洋守候。可告以換約係屬和好之事。本不應多帶兵船。此時既准其由北塘赴

津設或隨從多人。攜帶器械。必致民情惶駭。滋生事端。所有換約官員人等。至多不過二十人之數。沿途備辦供給。必當盡禮。既為議和而來。中國總以誠信相待。斷無疑慮。上年噶酋亦曾到津。當時委員內。如有認識該酋之人。即可派令同為委員。以便辨認該酋真偽。該夷雖性情詭譎。此時既與議和。但當以誠相感。使其深信不疑。以免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臨行之際。先飭候選知縣黃仲奮。向噶夷喊喚。再三勸諭。令其仍留夷酋噶魯。嘶在滬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務將兵船寄碇。攔江沙外。又

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再令李奉燭。向該夷商婉轉開說。茲於十六日。行抵蘇州舟次。接據吳煦稟報。閱之不勝憤懣。謹將原稟鈔錄恭呈。

御覽。復查夷人之必欲進京換約者。實因從前廣東所換之約。未經進。

呈。該夷前在粵城。掇得舊約。是以無論如何開導。決不肯信。又聞天津業經釘樁設兵。謂我決不准其到京換約。而臣等人在上海勸阻。所疑愈覺堅確。且等前懇

呈上格外

天恩。另派大員先為經理。非敢藉端推託。置身事外。實因天性偏

急萬難開導。必得天津有人接待。庶可以破其疑惑。設該
夷肯候。臣等回京。國屬盡善。否則既有人在天津。縱彼不
能姑待。定欲如期換約。亦可不致遲誤。若該夷必欲面見
皇上。呈遞國書。可告以向來國書均係派人接遞。去年咪喇啞在
天津曾辦有樣。且條約內亦並無面遞國書之款。此層必
須議明。方可令其進京。互換條約。既換之後。該夷疑團已
破。或易羈縻。否則其意甚執。斷非口舌能爭。臣等仍當趕
緊回京。決不敢稍存諉卸之見。惟自五月以來。佛味兩國
夷酋。經臣等好言安慰。已無異說。而嗜嗜嘶詭譎非常。與
前頓首大異。僅不與彼約法三章。俾得帶兵進內河。竊

恐難辦。此時該酋已到天津。若無大員經理。將來俟臣等到後。即或與之約定人數。准其進京換約。該夷酋未必不更有異辭。但能不誤五月二十五日之期。或者不致別生他故。臣等未嘗不思迅速趕到。無奈時已過遠。萬趕不上。現在倏夷情急。難通商量。實不敢不據實直陳。恐有貽誤。聞繫非淺。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北駛消息。諭令桂良等。如果夷船悉數起碇。即率同段承實。及委員薛煥等。星速馳回京師。本日據桂良等奏。啟程後續探夷情各摺片。覽奏已悉。桂良等於五月十三日。由滬啟程。十六日尚在蘇州途次。而該夷兵船。陸續到

津者。已屬不少。即據僧格林沁等奏。稱英船有逼近。江沙停泊者。情多詭詐。照會亦多桀驁。現派恆福文煜。辦理此事。示以誠信。令其駛泊北塘。靜候桂良等。到京換約。以為暫時羈縻之計。但恐英人不能久待。此間無熟悉情形之人。可以另派辦理。殊形棘手。該大臣等。接奉此旨。務即星速兼程前進。不可再有羈遲。致令英人有所藉口。設桂良等不能全行速到。亦必先到一二人。即赴天津。向其開導。方為妥協。至所稱入京朝見一節。該夷在津。及所來照會。均並無此言。自無庸先與置辯。其味二國。欲自舉稅務司一節。亦尚未經說及。皆須俟桂良等。抵京後。辨理。較有把握也。

乙未。山東巡撫崇恩奏。准登州鎮來咨。五月初八九等日。有夾板夷船七隻。分泊甯海州之崆峒島。福山縣之芝罘島等處。查明船內均係洋貨。並非兵船。又准咨稱。十三日中刻。蓬萊屹磯島外洋。瞭見大輪夷船二隻。十四日辰刻。又見大輪夷船二隻。均由東南大洋。向西徑行駛去等因。查該輪船向西行駛。自係前往天津。其在東停泊船隻。雖係貨船。而該夷意在通商。亦難保不隨行北上。更恐在後船隻。又復源源而來。仍飭屬一體瞭探。查明停泊夷船。僅令趕緊南下。

殊批。知道了。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逆夷連日
桀驁情形。不堪縷敘。李汝福馳赴北塘時。曾經照會該國
公使。前往會商。該夷置之不理。再三來言。總以攔河諸具。
限時撤去為詞。二十四日夜。該夷以小杉板船。駛入鐵餞
內。用炸礮轟斷攔河大鐵鍊二根。大棕纜一根。適與哨船
相值。即使駛回。該弁兵等亦未施放槍礮。隨仍將鐵鍊接
繫穩固。照舊橫攔河面。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
隻。排列鐵餞口門外。又傍南岸礮臺下。駛入火輪船三隻。
直備鐵餞。旁以數人曳水。用絲繩繫鐵餞前柱。而引其端。

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迴曳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釘
共十餘架。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啟釁用武。驕悍情
形。實難容忍。惟念兩年撫局。一經開破。則局勢全變。仍復
隱忍靜伺。以恣該夷之驕。而蓄我軍之怒。正在相持之際。
復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曉諭。該夷不准投遞。竟將合
船蜂擁直上。衝至第二座礮臺。直撞鐵鍊。兩次皆被攔截。
不能徑越。該夷即開礮。向我礮臺轟擊。我軍靜怒多時。勢
難禁遏。各營大小礮。倍環轟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
走。餘船皆豎白旗。起碇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後。向礮臺轟
擊。直至日夕。未嘗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游

馳其向後十餘里。徑行擺泊南墩臺河岸。該夫步隊一併上岸。排列濠牆以外。當即加派糧槍烏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夫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烏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等語。惟有督率軍士。竭力堵禦。以冀

上伸

因威。下行民望。等語。福本在新河駐紮。一聞礮聲。即督率馬步各隊官兵。馳回大沽。以作復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備格林沁等奏。夫人先行開礮。官兵擊毀夫船情形。一摺。夫船不道理諭。闖入內河。向我礮臺先行開礮。官軍憤怒。列礮環轟。將該夫船擊損多隻。此係夫人自行啟釁。不得不

示以兵威。惟該夷既登白旗。仍復擗戰。並有步隊上岸。藏伏草
地。施放鳥槍等事。僧格林沁仍當嚴督將士。要為防備。儻該夷
心生畏懼。不敢仍前擗戰。即該夷仍駕船游駛。抑或反弄鐵戲。
稍有騷擾。斷不可先行開礮。致使夫人開礮。再行轟擊。以顧全
局。儻該夷未遵照會。僧格林沁斷不可接收。亦不准向其見面。
撫局著責成恒福。文煜。要為辦理。現雖用武。著恒福等。派委妥
員。或令天津道行文該夷。詰以既為換約而來。並已許其進京
互換。是中國已屬盡情。毫無他意。何以反先行開礮。肆行騷擾。
是伊先自背約。並非我之無信。儻該夷自知理屈。得有轉機。恒
福等即可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伊等或在攔江沙外停泊。或

在天津等候。總須桂良等到京後，方可互換和約。至噶嘑斯是
否實已到棚江沙外。此次兵船接仗，是否止係哄奕之人，抑有
喇嘛等國在內。著僧格林沁等設法查探確實為要。北塘海口
原政官兵，前據該大臣奏稱移往他處。此時既已接仗，則各海
口均應嚴加防範。著飭李志成仍統原帶各兵，前往北塘駐守
礮臺，實力防堵。惟不可先行開礮。自我啟釁，違令者必治其罪。
威海海口，已諭令王明等嚴行防守。其山海關地方，即著僧格
林沁嚴飭格瑚額等實力防堵。無稍疏懈。前調赴山東之安遠
歸化城兵一千名，本日據崇恩奏山東民團可用，兵力已厚。毋
庸前往。現已諭令成凱等將此項官兵派往天津防所，俟抵津

後即交借格林沁調遣。

又

諭。英船現抵天津海口。本日據借格林沁奏稱。該夷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先行開礮。官軍開礮轟擊。攻毀英船多隻。大獲勝仗。天津既已用武。奉天四莊臺兩岸礮臺。並著增廣。景霖督飭在防官兵。嚴密設防。仍勿先開槍礮。如英船開礮。收入不得。不回擊以拒之。著飭沿海口岸弁兵。一體遵照可也。

借格林沁等又奏。竊等。等於二十六日寅刻。曾將逆夷連日猖獗。不遵理諭。終日鏖戰各情。奏明在案。該夷步隊。直偏南礮臺深溝。掘戰至夜。我軍用撞槍鳥槍。連環轟擊。該

夫紛紛倒地。其藏匿葦間者。尚千餘人。伏地搶進。不辨遠近。我軍以火彈噴筒架之。每火光一亮。瞥見該夷。即排施槍礮。對準開放。該夷術窮力盡。不敢逃戰。向船逃竄。我軍至天明始行收隊。沿河夷屍堆積。除該夷拉運上船外。尚餘一百數十具。並洋槍四十一桿。及隨槍器具。夫人什物多件。又有三板船三隻。闖入淺灘。內夷兵一人。蹲伏船內。為我軍擒獲。並由灘岸生擒夷兵一名。訊據供稱。一係暎人一係味人。並係開仗時。從灘江沙外。乘坐小杉板船。調集應援者。詢稱。此次上岸夷兵。約共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其當先大火輪船一隻。即係暎酋提督赫某坐船。該

苗因坐船桅桿。被礮擊折。打傷石艦臥在牀上。不能轉動。挑釐接仗。盡係該苗主意等語。等恆福派員看守。以為將來曲示撫綏之地。查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共火輪船十三隻。我軍轟擊。有直沈木瓜者。有桅桿傾倒不能移動者。僅有大輪船一隻。駛出欄江沙外。餘皆受傷。不能撐駕。該夷礮勢如雨。向我轟擊。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觔者。火箭炸礮。絡繹齊施。幸礮營圍牆深厚。尚足抵禦。而各礮臺口門。適當夷船。與之相對轟擊。滿漢各營兵弁。陣亡三十二名。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海口左中營都司奇卓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千總王世敬。把總

張文炳。並以接仗奮不顧身。中破陣亡。應請照例分別給予

恩卹。查文榮。樁勤能幹練。忠勇性成。屢著戰功。副將龍汝元。樁實勤慎。辦理營務。始終無倦。此次辦理海防。鉅細經理。未嘗一刻休息。所以能辦有成效。該二員之力為多。茲以親上礮臺。督率兵勇。奮擊夷船。一時殞命。殊深痛惜。應請

皇上天恩。從優給予卹典。並於直隸。天津。並原籍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官兵。由等。等。分別給予卹賞銀兩。以昭激勸。至此次接仗。一晝夜之久。各軍奮力堵禦。戰氣百倍。實堪嘉尚。當由等。等。從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

別獎賞鼓勵。其各出力負舟。可否由岑等擇尤保奏。出自
皇上恩施。該夫經此次挫折。必以報復為名。調集廣東上海各
兵船。再圖窺伺。所有損壞各礮牆。即時查明趕緊修補。礮
位亦間有震裂。及經夫礮擊毀者。應請

救下京局所造銅礮數尊。趕緊造成。陸續解赴大營。以便更換安
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據僧格林沁。恆福奏。夫人先行開礮。官
軍回擊。傷損夷船多隻。當經諭令該大臣等。探明哨首曾否到
來。設法開導。為勸撫兼施之計。茲復據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
仗各情形一摺。夷人船隻。不遵理諭。闖入內河。於本月二十五

日。先行開礮。官軍亦開礮回擊。該夷船隻受傷。仍未肯退出。並以步隊擗戰。經官軍擊斃數百名。生擒二名。餘俱逃竄回船。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擱江沙外。餘悉被礮擊傷。不能駕駛。該夷兵頭赫姓。亦被礮傷。不能轉動。夷人狂悖無理。經此次痛加懲創。自應知中國兵威。未容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勇。著備格林。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並准其先於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史榮椿。龍汝元。均著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該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其同

時時亡之海。○營都司奇中布。○正白旗烏倫護軍校塔克慎。○于
總王世駿。○把總張文炳。○並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至該夷
蓄意狂噬。○逆受大創。○自應墮落。○赫首業已受傷。○無可與之理論。
嗜嗜嘶。○此時是否在攔江沙外。○即著恆福等探明該酋作何動
靜。○僅以赫首犯順為非。○即可乘機理喻。○派委妥員。○詰以何故先
行開砲。○背約起釁。○並非中國失信。○冀其悔悟轉圜。○以全撫局。○此
事如有可乘之機。○恆福等切不可失。○是為至要。○至夷情狡悍。○來
圖報復。○亦在意中。○所有損壞砲位及礮牆等。○均著即行修整。○並
督飭弁兵。○加意防範。○所需砲位。○已飭八旗漢軍速撥武成永固
砲八尊。○刻即解往應用矣。○所有直隸提督。○已簡放樂善。○其大法

協副將員缺。即著以遊擊徐廷楷補授。

又

諭前因山東曹單一帶需兵防堵。諭令成凱、桂成於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天津防兵內。各調撥五百名。馳往山東單縣一帶擇要駐紮。茲據崇恩奏稱曹單民團甚多。兵力已厚。無須添兵等語。著成凱、桂成將前次調撥官兵配齊軍裝器械。仍交桂成管帶。迅速啟程。徑赴天津。交僧格林沁調遣。無庸前往山東。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不遵理諭。已闖入天津海口。先行開礮。我軍奮怒轟擊。損壞夷船多隻。餘船皆懸白旗。仍有夷兵。

登南磯臺河岸。一經轟擊。皆向草地藏伏等語。該夷既肆猖狂。登萊一帶海口。亦須嚴密防範。但勿先行開砲。自我啟釁。著崇恩。密飭沿海文武各員弁。加意嚴防。勿稍鬆懈。

署旅哈爾都統慶昶奏。據委員等回口面稟。出口密訪。至白城子護軍校鄂凝家中。向伊詢問。據稱。將牛羣牧副吉里克傳來。可知細情。即將吉里克傳五。據稱。白城子地方。向有土城舊基。約廣三四里。四圍平地。約有數十里。再遠盡係土山。該夷就城基之外。南面有居牧村。離彼二三里居住。去年俄囉斯換班學生官兵。共有七十餘人。除進京學生官兵外。留住之人二十名。蒙古包五架。行李車一百

餘輶馬四百餘匹。牛七十餘頭。羊三十餘隻。馬匹牛羊均
在那林果勒地方牧放。並有白城子居住俄囉斯人。就查
驗牧放之便。前往布爾噶素泰軍臺。探聽伊國出派大員
何日到口之信。其俄夷每日喫食。俱係伊等運送餽解。內
有幾人熟悉打牲。每日帶鳥槍等。專打黃羊飛禽充食。並
無民人與之交易。未見其有大獸。及置造器械之事。惟其
人均有鳥槍一桿。刀一把。現在自做四輪車。以備載運行
裝回國之用。由京換出官學生。共三十一人。所用蒙古包
八架。該夷由京帶來物件。俱有皮包。不知均係何物。每日
居住。尚屬安靜等語。獲其所稟人數。與出入冊檔不甚懸

殊○此次該夫換班學生○本逾定期○人復聲勢較異○雖現在
查無別項情形○仍應隨時嚴防該旗○小心經理○

殊批知道○

慶的人奏○此次俄囉斯差員赴京○似與往屆不同○當即派
出曉騎校玉山等○先期豫備○俟有確信○即時出口前往護
送○俟該使臣等進口後○隨時妥為照料○一面行令○口北道
霸馬道宣化鎮○轉飭該地方文武各官○將應用之館舍飲
饌等項○認真經理○並飭代理張家協副將○豫派弁兵○該
俄使進口後○親往稽查○以肅政治○而免滋事○其臨行時護
送出境等情○均咨劄各處○嗣據理藩院出派護送進京之

達米林扎普。伴回賽善到口。又准理藩院咨開。據俄囉斯使臣丕業羅幅斯奇遣人呈報。所有回本國陳班醫生賽善。現在張家口。等候伊格那提業幅。惟伊亦係應回本國之人。俟伊克那提業幅到口。即前赴白城子地方。會同陳班人等。啟程回國。請將賽善所寄之信。轉寄伊手收領。咨行前來。當將送到夷字紙包一件。剴交張家口管站部員。轉交該夷賽善。取有收領字據。咨覆理藩院在案。今據派往迎護之馳騎校等面稟。該員往迎。中途見俄使等。適有由白城子往迎之俄使。一同進口。旋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現定進京十四人。其由口至京之伴。送官員。由張

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至在口駐候之賽善。將來出口時。亦已傳知揀派該管蒙古官員。送赴白城子地方。與理藩院出派送往恰克圖之筆帖式等會同該處前後駐守之俄夷。一同回國。

殊批知道了。

丁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副都統富尼揚阿置備糧船。督率弁兵。即日啟程前進。適據巡防黑河口協領報稱。據七力上口卡員探報。見有火輪船到卡。不容登船查驗。向其查詢。是否木哩斐岳隔船隻。該夷船駛如飛。並不答話。該官兵尾隨百餘里。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聲稱

火輪船上。係木哩斐岳幅。由東海赴上海有事等因。又據
駝騎校經文圖斯等報稱。前因黑河口夷人。來城貿易。竭
力勸阻。堅不折回。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因木哩斐岳幅已
先期赴卡。果否竟赴東海。尚未可定。且該夷前有火輪船
亦要進松花江西上之語。擬將城中備防事宜。料理妥協。
再行啟程。一面探聽木哩斐岳幅實在消息。一面迎阻。續
來西上之小火輪船。免其深入。該署副都統。據各卡弁兵
報稱。前由黑河口。來城貿易之俄卜勒幅等。扶有迎接木
哩斐岳幅之火輪船。聞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帆手持
雙桶馬槍。並身帶腰刀。喝令夷眾拉達前進。雖惟以善言

聞導而該夷轉行笨駝。做卜勒幅來船已抵近城之胡爾
哈河。該署副都統隨帶同官弁兵出城。在西江東岸喚上
該夷。以理詰問。該夷答稱。中國以俄國通商。在庫倫多年。
江省已許通商。准其來三姓收買牛馬。並赴阿勒克吉林
伯都訥甯古塔琿春等處貿易。現有木哩雙岳幅票照。何
至再四不讓進城。不日伊國尚來無數人船。僅動干戈。豈
不有傷和好。木哩雙岳幅已赴上海。如若不准各處貿易。
就給回頭字樣。木哩雙岳幅到津。另有分辦。該署副都統
隨以通商條在江省。尚未議妥章程。且原換條約。並無吉
林等處之語。況吉林各處亦均無牛馬可以換貨。該夷復

說。如俱不貿易。必要回頭字據。隨又答以木哩雙岳幅粟
照。僅止由黑龍江松花江下駛。各卡放行。並無准由松花
江來城貿易之語。不能再給字樣。既係貿易之人。當知禮
法。務迅速回行。該夷始而答應。繼而反復。仍欲駛赴各處。
詞窮口燥。播言多不可辨。並整候伊國人船到時。方能旋
返。該署副都統。飭將三人暫行羈縻。且恐果有續來人。船
一面將城中團練兵丁。整頓密防。嚴禁城鄉人等。不准擅
與交涉。並確探木哩雙岳幅消息。酌量進止。督飭前派各
員籌辦各等因。查該夷虛實難測。節經派員波江向該夷
再三開導。不准擅赴吉林三姓等處。行駛貿易。並不准在

烏蘇哩按各等奏。恣意侵佔地方。該夷官一味狡執。不遵
理諭。詞窮則以木哩斐岳幅推諉。語多狡強。暗藏挾制。
殊批。與志親王等同看。該夷既耍字據。莫若因勢利導。俟其抵津
後。再與辯論。或可挽回。王等的之。

諭軍機大臣等。特著欽等奏。夷首恃強過卡。並貿易夷人。不遵理
諭一摺。據稱。俄夷火輪船隻到卡。不容查驗。官兵隨至街集地
方。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稱係木哩斐岳幅。帶領大官八員。由
東海赴上海有事。並由黑河口。至三姓貿易之俄卜勒幅等。強
行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輒恣意猖獗。並稱如不准其貿
易。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辯等語。該夷首既有到津之說。該

看將單等。當告以天津現在設防。爾等如欲到彼。須先給我等
照會。以便或來或去。爾等到彼時。方有人出來接待講話。看其
如何答覆。如該夷不過虛言。並非實欲赴津。亦不可先與提及。
反似招之使來也。至撤卜勒幅夷船。行抵胡爾哈河後。富尼揚
阿以理詰問。該夷欲給字據。該署副都統據理駁斥。辦理尚屬
得體。著即確探木哩斐岳幅。是否欲赴天津。並剴切曉諭該夷。
不准在三姓等處貿易。一面督飭團練兵丁。嚴密防範。禁止居
民。不得與之交易。是為至要。

戊戌。直隸總督恆福奏。伏查辦理外夷事務。本與攻勦逆
匪。大相懸殊。是以撫馭懷柔。為愚來禦夷之策。然必彼此

以禮相接。方免決裂而道和好。此次該夷自到海口。即遣
夷人前來知會。將一應攔河防具。盡行撤去。該弁兵等。告
以

欽差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半年。何以不赴上海。該夷答以止知遵
照上手議定之言。來京換約。不知桂良在滬之事。該夷提
督。照會天津道。催撤防具。語意亦大略相同。迨由該道。派
員送給菜蔬食物。彼則一概不收。嗣由督給英酋嘴嚼。漸
照會一件。派易州知州李同春。北塘汛千總任連升。送至
夷船。文內僅言奉

旨。准其由北塘赴京。尚未提及不得攜帶器械。及官員人等。至多

不過二十人之數等語。乃該首竟不收受。並將文內責國
欵差字樣。圈出挑剔。應雙撞書寫。且止與該夷漢文正使
喊喚碼名片一紙內。有即入天津郡城之語。該夷人向委
員李同文等告知。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其踞傲無禮之狀。
不堪悉述。努伏思僧格林沁。自上年奉

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
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所有木筏鐵鍊
等件。層層布置。本擬令該夷知所畏懼。其船停泊。攔江沙
外。然後再行開導。令其向北塘行走。而該夷一到。即入攔
江沙停泊。至難心灘。近偏鐵戲。煙僧格林沁。隱忍以待。該

夫人又砍斷梭纜。擊倒鐵釘。我軍仍不肯先行開礮轟擊。乃該夫於二十五日。連播而來。向內直駛。壘開大礮。意欲搶上礮臺。此時若再遲疑。則礮臺營壘。悉非我有。又蹈上年覆轍。於是日在新河。一間礮聲。即督帶馬步各隊。於槍礮如雨之中。馳入營壘。與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奮擊。自未至亥。夾礮火器炸礮。絡繹不絕。勢甚猛烈。以致提督火藥。大沾。協副將龍汝元。同時中礮殞命。並陣亡官弁兵丁三十餘員名。夾情獨微。至於此極。夫和戰兩端。原難相提並論。和與戰分別辦理。方免臨時跡涉游移。且天津重地。

近接

京師門戶之防。較他處尤關緊要。該夷又復貪得無厭。得步進步。今日允撤防具。明日必至全讓礮臺。不獨僧格林沁奉

命設防。難以聽其狂悖。即李以地方之責。亦難於夷船直駛之時。任其壘開槍礮。不行回擊。此二十五日之戰。皆由該夷人肆意妄行。使之不得不戰。不能不戰之實在情形也。李受恩深重。未報消埃。何敢以向不熟悉火情。藉詞推諉。准因生性愚真。深恐有誤事機。是以有

飭派明善來津辦理夾務之請。乃終指使該夫人照會不接。食物不收。北塘又不肯行走。是與李已成決裂之場。直使人無

法理雖無從撫喻。况既云互換和約。何以人帶兵船。即使
不走北塘。亦未始不可另再議。又何以言欲接仗。其為
特做猖狂。有意尋釁。已可概見。在僧格林沁係奉

旨特派專辦防務。於夾船間進。不得下憚。以兵威原屬正辦。而奪
惠奉

諭亦務令妥為照料。自應仰體我

皇上聖德如天。含容無外。宛轉設法。務將撫局保全。無如該夷人
桀驁不馴。既不能以誠信感孚。亦不能以言詞開導。以致
猝然用武。實切悚惶。竊思待外夷之法。應和則和。應戰則
戰。總須察看夷情。隨時相機辦理。目前大局。夷人既經控

折稍做允鋒。若派員趕緊來津。專辦和議。或能辦理較易。亦未可知。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迅派重臣。由驛馳赴天津。辦理夷務。於全局實有裨益。豈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美情榮整。難以就撫。請派大員辦理一摺。此次夷船闖進海口。先行挑釁。經僧格林沁挫其光鋒。正可乘此機會。設法開導。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於講。撫者。專意用兵。如何了局。前恆福請飭明善到津。未曾允准。原以該督等有管轄地方之責。不得置身事外。今該督仍請另派大員。辦理夷

湯。殊屬非是。所有防務事務。已責成價格。林沁矣。其議撫事宜。仍責成恆福。督同文煜。設法辦理。恆福經朕簡任總督。受恩深重。不得心存推諉。致誤軍機。上年天津失事。以致和議受虧。今幸得此勝仗。稍挫兇鋒。趁此時與之開導。當易有轉機。朕首先行開礮。自取挫敗。當無顧末說合。其味嚇兩國。既未隨同犯順。即著恆福。督同文煜。速往北塘駐紮。或派員會晤。或行照會。該二國。皆以二國既係換約而來。中國向重信義。本於天津豫備館驛。無如總須多待時日。必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至海口設防。係向來本有。原擬由北塘接進。不意倭夷先行背約。拔我鐵錢。擊我礮臺。以觸我兵奮怒回擊。現在相持。恐有誤傷二國。

船隻。今特布告。如願在欄江沙外守候。必須遠避。否則定期派
 令。由北塘接進天津相待。以敦和好。然不必多帶從人。恐我居
 民驚擾。反失和美。至嗾英背約無禮。反將中國以誠信相待之
 心有失。實出意外。雖連日與我為怨。亦尚有照會。今其釋疑仍
 徵信好。恐執迷不悟。有誤二國換約之事。持此告知。看其是否
 前來。如何答覆。如咪佛兩夷為嗾英說合。即可因勢利導。相機
 措詞。暫為羈縻。俟桂良等到後。再議互換和約之事。恆福等受
 此重任。當必盡心辦理。以副朕懷。至僧格林沁在前應敵。其後
 務必須步步設防。酌調直隸官兵。已諭僧格林沁矣。以後所辦
 防務事宜。恆福等不須會銜。至天津民團。是否可用以輔助官

兵仍須官為鈐束。勿令藉生事端。其所獲夷兵兩名。本留為撫
綏之地。如何妥善辦理之法。著一併計議。恆福專辦撫局。即毋
庸駐紮。借格林沁大營。至本日所奏投遞照會情形。均係二十
五日以前之事。該夷船擊敗以後。退泊何處。噴噴嘶等是否尚
在樹江沙外。有無另謀猖獗。並著恆福等確探具奏。

又

諭前因夷人先行開砲。經官軍擊毀夷船多隻。當諭令借格林沁
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備。此次喫夷自啟蒙曉。肆意猖獗。該大臣
親督官兵奮力轟擊。使該夷大受懲創。尚屬調度有方。惟取夷
之法。究須勦撫兼施。若專事攻擊。恐兵連禍結。終無了期。不如

趁此獲勝之後。設法撫馭。仍令就我範圍。方為妥善。前諭恆福。火燭。來機理諭。該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獲勝。想以攻勦為是。致誤大局。現已諭令恆福。毋庸仍住大營。即與文煜駐紮北塘。專辦撫局矣。至該夷被擊之後。是否尚泊攔江沙外。抑仍圍窺伺內河。作何舉動。兩日未據奏報。實深慮念。僧格林沁駐紮海口。後路尚覺空虛。應調直隸何處官兵。擇要扼守。統歸僧格林沁調度。以為大軍援應。一切守禦之法。該大臣諒必妥為籌辦。儻該夷再肆狂悖。前來開礮。自當竭力抵禦。飭令弁兵圍守礮臺。不可稍有疎失。斷不可先行開礮。使該夷有所藉口。是為至要。以後恆福等所辦撫局。僧格林沁不必會

衝二十五日之戰。火藥槍龍汝元陣亡。係在何處被礮。著將陣亡情形詳細具奏。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等。道首在田莊臺會同安礮築壘。以資設隊。當即會勘田莊臺河之北岸孫家窪地方。係屬扼要。應設營壘二處。礮臺三座。並會同將軍玉明。勘定南岸適中處所。應設營壘一處。礮臺一座。公同將兩岸營壘礮臺尺寸做法。悉心酌定。於三月十八日興工。現在北岸東西兩營。礮臺三座。圍牆圍隄濠溝。兵房各工。於五月初八日。一律完竣。其南岸一營。派委候補知縣額勒和訥承修。仿照該委員等所築北岸營壘規

模建造。該處地勢低窪。今將隄壘加厚。以期鞏固。所有礮臺一座。以及營壘工程。亦於本月十九日修齊。查兩岸營壘礮臺均已報竣。兩月以來。防兵鎮靜。商民安堵。用敢仰慰。

宸廬。

硃批。知道了。單圖留覽。

增慶又奏。竊。增慶於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恭奉

上諭。增慶著馳驛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欽此。欽遵。當即於是月二

十九日。帶同春冰司員等。由京啟程。自出關起。將奉省西

路各海口。帶同該界地方官等。酌定安設礮位處所。迨至

牛莊復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將省垣迤南濱海州縣次第查看。各按地勢情形。繪具圖說。陸續奏明。等復由金州折回田莊壘。遵

旨會辦。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等詳查兵數。前經該省奏派官兵一千名。在城備調。其後溝營防堵之官兵五百名。改撥田莊壘屯紮。由將軍玉明奏定。選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協領奇波阿。協領慶豐。分岸管帶防守。等接准府尹景霖文稱。片奏配造鐵子火藥摺內。奉

硃批。著依行。增慶。查收據實具奏。欽此。欽遵。俟該府尹造有成數。等查驗後。再行具奏。是否於驗收鐵子火藥覆奏時。一併

報啟程回京。抑或仍赴天津大營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進行。

增慶等又奏。此次用莊臺設防。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派來諳練修工之員。與岑等所派各員。會同辦理。該員等夙夜在工。不辭勞瘁。搆節經費。實力興修。今屆工程完竣。均屬著有微勞。可否准岑等。復照上年海防工程保舉成案。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量加鼓勵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奏。查勘海防。監修營壘完竣一摺。奉天各海

○業經增慶查勘。酌定安設砲位。並與王明等會辦。因莊臺防
務。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現已一律報竣。著增慶於驗收。鐵子大
藥。即行啟程回京。毋庸仍赴天津。該處防務。即交協領奇凌
阿等分岸防守。至天津現已用武。二十五日接仗。擊毀夷船多
隻。上岸夷兵約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惟該夷船。此挫折。恐
復調集兵船。窺伺各處海口。如沒溝營等處。探有夷船駛至。著
王明即統帶在城備調之兵。迅速前往。相機辦理。所有因莊臺
兩岸礮臺。著景霖遵。前日諭旨。督飭在防官兵。嚴密防堵。毋
稍鬆懈。增慶另片。與景霖會奏。因莊臺修工出力各員。可否提
案保舉等語。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奏請獎勵。

善辨矣務始末卷之三十八